



目次

Darwin與Marx K. Timiryazeff著 武者譯

俄羅斯的嬰孩都有父親 J. Gunther著 燮如譯

娜拉與娃茜莉沙 武者

——對於伊學主義的清算並論及今後中國新女性的必然出向——

最後的勝利 禹亭

支那哥 Jack London著 畫灼譯

窮人的夢 F. K. Ginzkey著 紹蒼譯

現在 A. Momber著 紹蒼譯

海濱詩一首 紹蒼譯

行行集跋 魚之

隨感 魚之

- 一 小劇院與「偽君子」
- 二 生活與美和香



畫灼

魚之

明報 第三卷 2

本刊啓事一

本刊自本期起(三卷二期)，改出月刊，並擴大篇幅。以後每逢月之二十日出版。

本刊啓事二

本刊發行事宜，已託北平景山東街景山書社代辦，此後關於購訂批發等事，請逕向該書局接洽。本社通訊處，亦由該書局收轉。

本刊啓事三

本刊每冊定價一角，預定半年六冊五角，全年十二冊一元。在七月以前預定全年者特價八角，郵費在內。

本刊啓事四

本期封面畫由張白吾先生製繪，特此申謝。

本刊出版時期 每月一冊，月之二十日出版。

報 費 零售本市每期大洋一角，外埠一角一分，

預定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費在內。

編 輯 者 明天社

發行兼購定處 北平景山東街景山書社

通 信 處 北平景山東街景山書社收轉明天社

Darwin 與 Marx

K. Timiryazeff 著
武者譯

——譯自 D. Ryazanoff 所編 Karl Marx: Man, Thinker and Revolutionist

一九一九年不僅是達爾文的『物種由來』出版的六十年慶典。更爲重要的，尚須憶及六十年前，一八五九年，馬克斯的『政治經濟學批評』也首次出現了。這不是偶然的湊合。雖然『物種由來』和『政治經濟學批評』所涉及人類思想的範圍，如此的大不相同，我們仍能在這兩本書內尋出共同特性，試把牠們一比較，就是一個簡短的敘述，也可以使我們相信這是不錯的。達爾文書中的最後一面，馬克斯書序言中非凡而光明的第五面。包含著者各人基本觀念的可驚的明徹和簡縮的總括。那末，正如達爾文的基本觀念，像在『物種由來』所詮釋的，是二十五年以前或更早的大生物學家的活動力的頂點，馬克斯的基本觀念，像在『政治經濟學批評』所詮釋的，也爲以後二十五年大社會學家的「導線」（我用他自己的語彙），而且一直到他死的時候，他的精神權力仍然是無損害的。因而，我想，論及這兩部著作間的相類，牠們在歷史上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葉，留下一道很深的遺跡——而且，自然也將在還要來到的時代，留下牠們的遺跡。

達爾文被稱爲「近代科學的大革命家，並且，實在是任何時代科學的大革命家」，「從他在當茵(DOWN)的平靜的工作室裏，他領導所有用心的人們的思想成爲一個運動，在世界史上是沒有前例的。」把這個和另一個革命運動比較，那一個從蘇和第四街(Dean Street, Soho)馬克斯的小房間出動，那一個運動改變人們的「存在」以及他們的「意識」——這個，在歷史上也是無可比擬的。

發軔於一八五九年的兩個革命運動，他們的趨向的一般相類，是由什麼而成呢？由於二者處置廣博集合的現象（一方是有機生活的現象，而另一方是人類社會生活的現象），前此只爲神學和玄學所把持的，現在由神學和玄學的裁判權下收回，把牠們解釋作「能爲自然科學所十分正確觀察和記述的……物質變化」的結果（自「政治經濟學批評」序言）。

達爾文，疑惑有機生活形態的起源的聖經解釋的正確，不管科學必須合於聖經教義的要求，發現物種起源於「物質條件」的真實解釋。同樣馬克斯，開始（像他所告訴我們的）疑惑黑格爾的法律哲學是對的，隨後所有他的探究，都照着他的「導線」進行：論究社會的形態和關聯不是自己存在的，存在也不是受決定於人類精神活動的，而是生活的物質條件的結果。這兩個教義都循着一般的究求線索工作，便是：本源的解釋必須根據可以科學證明的物質現象。馬克斯因以稱他的全部科學趨向爲「經濟的唯物主義」，或「歷史的經濟解釋」來指明這一點。物質生活的生產形式，形成由以建立的「上層建築」的人類生活的一切（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形態（簡言之，諸觀念形態）的「真實基礎」。但是「在牠們的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社會的物質生產力，就和現在的生產關係發生衝突」，後者，「以前是生產力的發展形式，現在轉變成牠的桎梏。於是社會革命的時代就來到。相應於經濟基礎的變化，上面的巨大建築便或快或慢的變革」。我繼續徵引馬克斯經典的格言，並引出他所用「革命」一字，就因爲這原由，他的教義和達爾文的關係的爭辯，常常轉到這個字上。我們聽說：達爾文主義是進化的學說，而進化與革命正相反對。這是真的，在達爾文著作裏，我們遇不到「革命」一字，不過是因爲他避免使人想起了去他不久的居維葉（Cuvier）的

「地球革命之研究」(Discours sur les révolutions du globe)。在地質學上，居維葉屬於「災變學派」(Catastrophic School)。他相信地球的地質史的進程，常常發生災變，景物迅速的變換，好像出現在劇場上似的，因以生物全體滅絕，而新種降生。在另一方面喬治·豪渥德·達爾文 (George Howard Darwin，著名天文學家，是達爾文五個兒子中頗能繼承父親的天才的一個) 指出在政治現象領域裏的革命與宇宙和純粹機械現象領域裏的革命，有相同的關聯，而且不僅是修辭學上的比擬。在他們的世界的解釋上，達爾文和馬克斯從現在的客觀研究出發；但是在達爾文，主要的是關於投給有機生活的幽暗過去的光明，馬克斯主要的是想預言將來並找出現在的「趨向」。尚不止此，馬克斯不僅想預言將來；他想把牠實地做出來。試引用他自己的話：「哲學家孜孜從事於解釋世界，每人都依照自己的見地。但是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怎樣能改變牠？」

但是，這裏，還需保留一個意見。我們必須指出，達爾文所給與的，不是他的哲學的解釋，而是根據事實的科學的解釋，驅使生物學家轉變他們的注意於創造新的有機形態的歷程（人工選擇）。這在以前是半意識的應用着的，但是於相當的進程下，得到如此驚人的結果——例如由近代神異製造者，新種創造家，路德·伯爾般克 (Luther Burbank) 的手（所成就的）。

馬克斯說經濟的因素是人類歷史的根本物質決定力，而把所有其他相關的原因看作「觀念形態的上部構造」。達爾文告訴我們，有機形態的進化裏的主要因素是歷史的歷程，他用借喻的名辭把這歷程叫做「自然選擇」（依孔德，則為「消除」）；這是過剩人口論——普通稱作馬爾薩斯律——的結論。這是周知的，有人（齊奈喜夫斯基 Chernyshevsky，特別是丟林 Dühring）以此証辱達

爾文，由於他們不知道或忘却馬爾薩斯律乃襲自然學家，這些自然學家早已把牠應用於動物與植物了（林那烏斯 Linnaeus，富蘭克林 Franklin）。

那末，什麼是這自然選擇歷程的本質呢？根底上，便是機體對於生存條件的適應。於此，像達爾文在他的書的開頭所詮釋的，我們找到了瞭解有機世界的鑰匙，牠的謎語的解答。「適應」這一個字成了現代生物學上的標語。適應的機體，生物學家是洞察的；因為，研究適應的歷程，他能明瞭他所推究的有機世界的歷史上的起源。赫格爾（Haeckel），一個擅長製造術語的人，給這一支生物科學的名稱爲生態學（ecology）。但是這個字與 economy 和 economics 來自同一希臘字根。這個字不常用於英國，但是在美國是通行的，植物學家以植物生態學與植物生理學相提並稱。但是不必鑄造一個新名辭，保持舊有的，以牠的完全意義釋明之，不是更好麼？以我的意見，幾年前我曾主張把這一支的植物學叫做「植物生活的經濟學」（The economy of plant life）。如此我們發見在達爾文與馬克斯中間關於他們對於進化歷程最初決定的原因的教義，是大概一致的——這個一致以至於伸入術語的領域。

但是這個相似不只限於推概。牠並且關涉於這個經濟歷程的產物。馬克斯告訴我們，人類所特有的活動發展的第一級，自動物成長而爲人，由生產工具的發明而顯現。他寫道：「勞動工具的使用和製造，雖然在有些種類的動物中有其萌芽，然而特別是人類勞動過程的特性，所以富蘭克林把人定義作製造工具的動物。一柯茨基，在闡明馬克斯的思想的時候，使用某種字的遊戲，不過不能從德文翻譯。他說動物能在自然裏 finden（尋找）工具，但是人纔能 erfinden（發明，製造）牠們。」

厄耐斯特·魯薩福特(Ernest Rutherford)在他的一篇講演裏，給了一個人類初期發明才能的十分生動的描寫。他說及一種特殊的工具叫做武器的，他講到牠們的進化的特徵是以能力集中到更爲限定的面積。例如棒擊成相當闊度的面；斧或刀擊成線；矛或箭擊成尖。

因而，動物和植物藉以適應生存條件的，倘若不在於器關——即工具——的製造，即在於這個應歷程中所有的東西。

達爾文告訴我們必須把每個複雜的機構或本能，看作歷史上一長串有效適應的總和，正如任何的技術一般。因而，達爾文解釋動物與植物生活形態的基礎，類似馬克斯解釋人類社會形態的基礎，那便是——生存的經濟條件。工具的製造是人類特有活動的首要表現之一。但是我們設想這個活動的傾向是原人特有的麼？我們不能在人類進化的高級遇到同一的現象麼？佛蘭西斯·培根（馬克斯和昂格斯稱他爲用歷史的唯物論來觀察世界的先驅）宣稱人的王國（意爲科學的統治，人類對於自然的勝利）的來臨，寫了下面的言辭，論及試驗科學的興起，如此開始道：「既非赤手空拳，亦非無助的智慧能獲得良多；藉助於工具，藉助於方術，事物可以完全得到。」這不僅可以應用在現代啟蒙的科學上。這個述說對於二十世紀科學的進步有同等的價值。一個著名的物理學家，奧圖·維納(Otto Wiener)，在他的『我們感官知覺的領域的擴大』的講演裏，指出物理科學的最重要的收獲，和工具的完備有密切的關聯，這些工具只能作爲我們的感官的伸展——作爲（用詹·皮·巴洛夫 J. P. Pavloff 適切的語辭）「外部世界的分析器」。最後，魯德威格·鮑爾茲滿(Ludwig Boltzmann)當他論及克契霍夫(Kirchhoff)，望遠鏡的發明者的時候，用他的慣常的明徹，表示相同的思想

，說道：「克契霍夫使我們的眼成爲一個新器官。」如此我們對於各種有機形態的起源的全體上或人類社會的起源上，所感的興趣，在根底上是關涉經濟的歷程，生產的歷程。在某一情形下，牠許是植物的有機物質的生產；在別一情形下，牠許是人類活動的高點，智識的和科學的生產。在任一的情形下，首先要論及的，必須是研究器官或工具的起源，由此這個生產纔能成功。

這是歷史的唯物論與達爾文主義中間的類似，而兩部分的研究對象是十分不同的，在一方面，是人，在另一方面，是動物和植物的世界。但是達爾文主義的一部分所研究的論題，和歷史的唯物論所研究的相同。達爾文的『人種由來』是在『種物由來』和馬克斯的『政治經濟學批評』出現來的十二年出版。在這部新著作裏，著者不再把他的注意局限於生物學方面的問題。爲要證明人類來自下等種類動物的他這命題，達爾文進入社會學方面的討論。在卓越的兩章內，他表示人的智慧和道德的超越別的動物（用馬克斯的話，便是觀念形態的上部構造）由兩種物質的特性而出現：第一，是神經系統的高等部分和大腦的大發展，而其結果促進智慧的能力；第二，「社會本能」的大發展，在高等動物中已完好出現。這於達爾文，一如於馬克斯，社會本能的發展，社會性的成長，是自然史歷程的發動點，人類的智慧和道德的品性由以開展。因爲這個正當理由，許多英國的和德國的著作家以達爾文爲新現實學派道德學的創始者。在這一方面，來闡明達爾文主義和馬克斯主義中間的相類，需要更多的幅篇來安派，而這將要溢出我們主要論題一八五九年的時期以外了。

這是這兩部大著作裏所提示的根本觀念裏主要的一致之點，這兩部著作差不多同時出版，所以任何一邊對於對方並沒有發生直接的影響。但是一個問題須存而待決的。這裏有兩個超絕的偉人，

彼此相處很近——連一個鐘頭的旅行也不需要。難道他們彼此從沒有直接交接麼？在這個事件上，我們可以訴諸馬克斯的女婿諷梵林（Aveling）的證據。他告訴我們馬克斯，一個不知厭倦和無所不食的讀者，很用心的讀過達爾文的著作；當一八七三年「資本論」的第二版發刊的時候，馬克斯送一本給達爾文；達爾文用下面的信，答謝馬克斯他收到了書：

八月一日，一八七三年

親愛的先生，——我謝謝你送給我你的偉大的著作「資本論」所給我的榮譽；我誠摯的希望我能更透徹的了解政治經濟學的深沉而重要的問題，我便更爲值得接受這本書。雖然我們的研究是十分不同的，我相信我們雙方都熱切的企求知識的擴展；而這個，終究，必定可以增加人類的幸福。

我永遠爲，親愛的先生，你的忠實的，查理斯·達爾文。

因爲著重的關係，我在開頭所寫的，再重複一下，來結束這一篇短的文章。當我們祝賀這兩本書出版的「六十年慶典」的時候，當我們想到聯合的祝賀馬克斯和達爾文的時候，我們如此作是因爲我們認識了這兩個人併肩在自然科學的旗幟之下，向前進行。二人都以自然科學爲他們革命的意見的一個堅固的基礎——這意見實在是命定來很根本的搖動所有人類的「意識」和「存在」！這不很明白的推翻布爾喬亞汜腐爛文化的道路，建設明天普羅列塔利亞文化的道路，便是拋棄過去神祕的和玄學的方式的科學的，自然科學的道路麼？奧古士特·孔德早在一八三一年當他宣稱普羅列塔利亞在所有的階級中是最容易瞭解和接收心理的革命，便是隨實証哲學，科學的哲學之後接踵而起的時候，他已竟說到這一點了。

俄羅斯嬰孩都有父親

John Gunther 著
燮如 譯

在俄羅斯已經有兩種革命。第一種是政治的，關於這種革命，誰都知道了。第二種是社會的，而這種革命在別人却還是故事一般的新奇。

在俄羅斯，舉個例子來說吧——這雖然似乎有點難於令人相信——好些個監獄中的犯罪者，每一年有兩週假期，毫不加以監視的允許他們回家去。在俄羅斯還有同樣難於令人相信的事，在某種情形下，大學生自己投票決定是否升班，是否畢業，並且決定他們自己的教授是否應該陞進的事。

我心裏想着這一類關於社會革命的例子。我可以再數出許多。在這一切事件中，每件都有令人感覺興趣的瘋狂的意味；在這一切事件中，有見解的新穎，有實施理論的勇敢，這未免使我們西方人舒適的眼多少有點迷亂吧。

社會革命中許多事件之一，特別令國外人驚奇的，就是關於嬰孩的事。我在這裏不想討論那些在俄羅斯早已陳舊了的關於結婚與離婚的諸問題。這些事，已經令人十分熟悉，錯誤的訛傳，與正確的消息，幾乎是一般多了。我所要指出的，就只是這一件事：俄羅斯是世界上第一個國家，在法律上承認了每一個嬰孩皆有一個父親這極顯著而却有時被忽視了的，合乎科學的事實。

但是爲述說俄羅斯嬰孩的故事，我不得不先說一兩節牽及他們雙親的話。結婚與離婚，在蘇聯是同等的自由與合法。根據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頒布實行的新社會法典，結婚的法律上的定義，就是「一種可以自由結合與自由解除的聯姻；國家與此事的唯一關係，只在嬰孩的適當保護與維持。

「至於離婚呢，正如有人所說的，『只要結婚，就有充分的理由離婚了。』」

在俄羅斯，一對男女如要結婚，只須到人人知其名為 *Narodny* 的登記局去就什麼事都好了。如要離婚，他們採用同樣手續。結婚原有兩種：登記結婚與實際結婚。實際結婚，只須男女共居同一住所，即告成功。此類結婚的嬰孩與登記結婚的嬰孩，享有完全同一的權利與特權。如果沒有嬰孩，離婚原是一件簡單的事。如果有嬰孩，於是困難就發生了。根據蘇維埃諸要人的意見，結婚的功用，就在嬰孩的適當保護。所以，在任何離婚的案件中，任何關係人如有嬰孩，嬰孩問題必須先行解決。如果嬰孩先已處置妥當，離婚當然可以允准——常常的只須簡單請求，就可達到目的。

責任常常是分作兩起。母親與以養育之責，父親與以『維持費』之責。父親的進款是登記了的，一部分——通常至百之三十五為止——指定為維持嬰孩的費用。嬰孩須至十八歲，不管父親此後經過多少婚姻上的冒險，法律約束他必須供養他的嬰孩到那個年齡。

因此，在俄羅斯，離婚事件並不如大多數人所設想的那麼衆多，居住問題是減少離婚的又一原因。和你的妻離婚是極其簡單的事，但是要找一個新住所給她居住，却不是同樣簡單的事了。莫斯科擁擠着人民，舉一個人人知道的例子來說吧，夫妻離婚了，於是與另一個人結婚，但因為居住缺乏，又不得不把新結婚的妻（或夫）帶回來和舊結婚的一起同居。

不過，保護嬰孩的嚴格法律却是減少離婚率的主要力量。在歐洲的一部分俄羅斯之內，去年結婚有八四八，八九八件，而離婚有一二二，七六〇件。這是結婚六・九與離婚一的比例。在美國，於一九二七年，是七・六與一之比。我還應當高高興興的指出，這比例是指俄羅斯全部情形；在莫

斯科與列甯格勒，離婚率還要高許多。

大家知道，現在俄羅斯是戀愛自由的地方。任何一個人，可以同任何另一個人戀愛。政府毫無半句反對的話。政府採取如此見解：戀愛是自然的，干涉戀愛是愚蠢的。政府採取如此見解，只採取到某一限度——到牽及嬰孩的限度為止。

母職被看作純社會的功用，所以國家給母親以固定的責任。每個俄羅斯的嬰孩都有母親；但是也有父親。在法律上說，俄羅斯沒有「不合法」這一件東西。觀念上與實際上的不合法，都已消滅了。每個俄羅斯的嬰孩都是合法的嬰孩。

假設有一個俄羅斯少女，並未結婚，却將要生孩子了。很好。這類事情，全世界都發生的；但是在俄羅斯發生就不同了。「很好」，是照字面上講的。這少女只須到 *News* 去，報告她的情形，指出作父親的名字。

被指出的父親於是被傳了。照法律，他有一個月抗議的時期。在有些案件中，這假定的父親，受了不公平的處置，所以少年在俄羅斯就不得不頗小心謹慎的走着愛情的道路了。不管公平與否，如果解決這案件的法廷指定他作父親，就必得供養嬰孩，並且在嬰孩生前必須付償母親在醫院裏的費用。父親工資的百分之三十就如此的挪用了。挪用十八年！

但是，假設一位年輕的女子，到登記局或法廷來，直率的說她不知道誰是她將要生下的嬰孩的父親，又怎樣呢？這事我們不能不承認是困難的了——甚至俄羅斯人也覺得困難。照例，這未來的母親受譴責。但是她並不受處罰。於是她將可能的父職後補者都寫出給法廷。他們被召集，法官

和他們商議。如果是可能，勸他們中的任何一個娶這女子；無論如何供養這嬰孩。

假設沒有一個候補者『同意』，怎樣呢？不要緊的。嬰孩問題總得首先解決。法庭選擇其中之一人，指定他担负父親責任。在莫斯科，一班談諧者將要笑着告訴你——在如此悲慘的案件中——法庭通常是選擇那個最富的『候補者』作『父親』！

現在假設某個少年頗隨便的散種野麥。假設他已經結婚過許多次，或者有幾個妻生的嬰孩。那麼，怎樣呢？這故事也還是一樣的——他必須供養他們。但是，有一個表示慈悲的限制，他的工資不能挪用過三分之一。再假設有一個名附其實的放蕩者，一次又一次的被未婚女子指為嬰孩的父親，怎樣呢？在這種情形中，不僅他工資一半不見了，而且他也許要坐牢。近來有一個人，他在五個月內結婚過五次，離婚過五次，現在已經安然平靜下來了，為他失常的行為，被判決到牢獄裏去服役一年。在俄羅斯，這些放蕩者還是可以得到小小的恩惠，尤其是這事關係嬰孩的時候。俄羅斯一句俗語說：『喜歡滑雪的，必須帶他的雪車上山去。』

如果指定一筆供養費以維持嬰孩，也不管母親結婚與否，通常是扣除父親的工資，以免逃避的機會。有些情形，處置供養費，不用法廷行動，但這類情形是很少的。還有些情形法廷命令母親，而不命令父親，供養嬰孩；但是這事並不常有。結婚與離婚，在俄羅斯既是如此不固定的狀態，所以維持嬰孩的供養費的數目，通常可以再加審查。而且，既然在離婚十四日後任何時間都可以結婚，所以供養費的討論，通常是辦理得很快的；聽審通常在請求離婚後三四天之內。

這種法制的一切之所以可能，自然是由於這個事實——就是，在俄羅斯，婦女在經濟上，絕對

的獨立。她不僅是獨立，而且她必須獨立。對於每一婦女，工作不僅是權利，而且是義務。她也許是機關職員，女店員，工廠女工，或者甚至於作農婦。但必須工作。不然，則職工組合給與會員的一切權利，她都不能享受，而將成爲社會的寄生蟲。並且，她也許要挨餓。不管登記結婚，或實際結婚，作妻的如願保留她自己的名字，她可以仍然保留——或者她可以在任何時候採用她願意的新名字。這就是經濟獨立的一種現象。

俄羅斯政府強迫婦女工作，但當她們有嬰孩時，就扶助她們。俄羅斯人口在一四七，〇〇〇，〇〇〇之上，每年差不多增加二，〇〇〇，〇〇〇，想起這事，不免有點可驚吧。然而政府熱烈的提高生產率，如同意大利的莫索里尼一樣。或者這是由於生物學上的先見之明吧；也許是由於缺乏先見之明。不管是由於什麼，總之，重要的統計家已經指出，照現在的增加率，俄羅斯很快的就將增加一倍人口；並且指出，在未來的世紀中，斯拉夫人民必十分過多，而侵入西歐，是幾乎不難免的事。

俄羅斯對於母性安全的工作，在任何情形中，莫不十分注意。每一個俄羅斯工作婦女，在她分娩前，享有兩個月假期，而薪資一個不扣，在分娩後也有同樣的兩個月；她喂嬰孩奶時，她可以離開她的工作或機器；她享有在分娩前免費的臨床診治，分娩期免費的服事，與短期的免費看護等等利益。至少，理論上是如此的，不見得全俄羅斯各部分，都能實施這理論。其原因是貧困，以及醫生，看護與醫藥設備等等的十分缺乏。

俄羅斯的嬰孩在任何種情形中生下來了——伊凡·伊凡諾維奇 (Ivan Ivanovich) 或者，斐多

爾·斐多羅維奇(Fedor Fedorovich)或者你願意叫他作任何其他的名字。給他取名字的事，發生過問題的。我們所見到的每個俄羅斯的嬰孩，都是合法的。但他取什麼名字呢？這常是俄羅斯家庭事務中一個爭執的問題。照法律，這嬰孩照父親或母親取名都可以。或者，他長大了，改用他自己願意的任何名字，也可以。有些俄羅斯嬰孩的名字，是很奇怪的。我曾讀到過『電器化伊凡諾夫女士(Miss Electrification Ivanov)』，甚而有『一九二四年前工業化計劃書斐多羅夫先生(Mr. Industrialisation—Programme—Before—1934 Fedorov)』等類的名字。

於是俄羅斯的嬰孩成長起來。一種巧妙的，似非而是的議論，結束了這個故事。他被教誨成爲有不倚靠父母的獨立精神。據我們所知道的那種家庭組織，在俄羅斯，是容許的，却也並不獎勵。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所形成的家庭，依然當作一個單位，但是不是因爲政府有擁護家庭的偏見——只因爲在目前看管嬰孩，國家還不如母親能幹罷了。如果父母不是共產黨，就期望這正在生長的小孩教他們共產主義。如果他們不是無神論者，就期望他們擯棄上帝。期望他作一個獨立的人。當他到了十八歲，他就跑到世界上來了——跑到俄羅斯巨大而無名的羣衆中來——或者比較過去的孩子跑到世界上來要更爲寂寞一點吧。

娜拉與娃茜莉沙 (續)

武者

——對於伊孛生主義的清算並論及今後中國新女性的必然出路——

但是黃昏之後接着黎明，布爾喬亞的擺由靜止而矛盾，由矛盾而有崩解的趨勢，由崩解趨勢將

要展開一個新的局面。這個新的轉化的先後與程度，並不能由我們的意志來決定，是依着社會的資本化的先後與程度，以及其他種種隨附與關聯的條件為轉移的。雖然有先後與程度的問題，猶如資本制之代替封建制，個人主義之代替傳統主義，這個轉化之代替資本制與個人主義是自然的，是遲早總會來到的。而且我們已竟可以用我們的眼睛看見，這個轉化在歐美，已有其端倪，而且轉移到東方來了。

這個轉化的重要契機，便在資本制度自身之內。

在此，我們要進一步追溯，十九世紀以來，娜拉走出家庭，是不是完全由於自覺；而且，是不是完全出於她自己的情願？我們好像太為伊孛生的完整的理想型所攪亂了！實際上，歷史的進展，是先有平凡，無味而且或者使人厭惡的事實出現，直到某種程度，纔有好聽的名辭跟着出來。而且，我們更不要忽略的，是哪拉的身分。伊孛生是徹頭徹尾的貫注他的貴族身分，所以替他講話的娜拉的口，表現得如此的果決而且卓越化了！但是自從十八世紀末葉英國工業革命以來，走出家庭的，主要的並不是銀行家夫人的娜拉，而是成千成萬的都市的手工業者的妻子，勞苦的主婦，鄉村的農婦，以及成年與未成年的無以為生的女子，她們不是自願走出家庭的，因為她們終日勞苦而不能養她的可憐的丈夫，她們床上淹淹待斃的小孩子；她們並沒有撐任何的旗幟，也沒有講出任何值得高雅文人們吟頌的語句，直是哭泣着，被追着，由家庭強拉到工廠裏了！歐洲勞動婦女初到工廠，那慘狀是可怕的：習俗的違背，身體的孱弱，工資的低廉，工頭的欺壓與玩弄，小孩子之流為浮浪兒……有寧願在家挨餓而不肯離去的，但結局是終是屈服在資本主義的鐵踵下了。其先，資本制

度以疑的目光看這個奇異的新事實，但不久，由婦女勢力的賤賣，性情之易於制服，便毫不遲延的，以慰快而有意識的態度收納這機器奴隸的新生力軍了。此後婦女家庭生活的解綑，是以極迅速的步驟向前進行的。據 Muller-Lyer 說，「一八九五年六月十四日的職業調查，報告二六，三六一，一三三女人之中有六，五七八，三五是主要的職業的。若將十四歲以下的除外，則女子中百分之三六·一二都是自己謀生。若再加入兼帶一種職業的婦女，必須再加一百萬人。婦女從事職業的數目，比較男子從事職業的增加的比例更快。自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五年，婦女從事職業的，已增至一，〇〇〇五，二九〇，男子從事職業的不過增至二，一三三，五七七。從絕對方面言之，男子比較一八八二年的情形，固然增加二倍。但女子從事職業的，增加一倍半。」這裏所謂職業，其範圍自然不限於工廠勞動者，不過工廠勞動者，佔主要的成分罷了。這種不幸的婦女勞動者急速的增加，一達到某種程度，確產生出乎意料的，或者多少有點可怕的结果了！這是資本主義者現在還感覺無所措手的事情，他自己點燒的火，反而燒着他自己的手了。Muller-Lyer 說一八九八年德國教育總長 Brestau 稱高等婦女學校為「小火焰」，「在那火焰未燒以前，他必須把他弄滅的」。但事實上已成燎原之勢，怎樣也來不及了！

在婦女職業生活下，首先形成婦女的新意識形態，便是對於加於她身上的傳統與束縛的解放，這是她第一道的戰線，主要的對象是丈夫，家庭以及由男子為中心所確立的德性。便是布爾喬亞身分的娜拉，決然向她傀儡所有者的宣告脫離關係，也不能說不受職業婦女者實生活的刺戟。但是一個人的出路是為他的階級所限，布爾喬亞身分的婦女即便不至於「唯現在，我回到你這裏來了」，

也是「方脫虎口，又入豹穴」。再不然，便由布爾喬亞自身的腐敗，轉化爲十九世紀末葉以來巴黎式唯物個人主義者的貴婦人了。但是我們的真正勞動婦女的大軍呢？由於她的社會的與團體的生活，她更進一步變更她的意識形態，她覺察她的敵人不是她的隨時可以一跌不起的丈夫，大多數工錢勞動的男子，或者反而是她的朋友，而且，她的鬥爭策略，決不是支手單身所可勝利的。

這便降生了婦女社會的品性。在進步的勞動婦女之中，顯現所謂集團主義了！

這是十九世紀以來世界心理的大轉換之一，牠的領域由勞動婦女，漸漸波及布爾喬亞或小資產階級的覺悟份子。這種女性，蘇俄柯倫泰稱爲「第五型的女性」。她是在什麼樣的情境中形成的呢？林房雄說：

「第五型的女性在那裏？——她和機械的轟音同在工場中，在事務所的椅子上，在按着電報機，在旋轉舵的把手，在研究室中握着試驗管，在病院執着解剖刀，在旅館的一室裏草着政治演說稿，她們在和苛酷的生活不斷的戰鬥之中，有着滿了潑刺的精神與銳利的創造力，侵入於科學與藝術的殿堂，用了和男性同樣的活潑的足音，成了羣，闊步於大都市的街道上。」

「這類型的女性，簡言之，是近代大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所產生的女兒。她們從噴騰黑煙的工場，高聳的建築物中分娩而生。日日新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作用把婦女的筋肉勞動頭腦勞動一般化時——勞動婦女職業婦女之數急速增大時，她們就作爲新的一型而社會地登場了。半世紀前，婦女的參加職業生活，被認爲逸出常軌的破壞自然秩序的事情。至於今日，勞動婦女之數，已不難凌駕男子，數百萬以上的婦女勞動者在今日文明各國存在着。……（這是）有史以來未曾

有過的勞動女軍的大進軍！這大軍之中至少有半數是獨立獨身的婦女，而在生存競爭上全賴着自己的力。要像舊婦女的樣子，把她們吊在「扶養者」衣角上，也是吊不住了的。」（新「戀愛道」，默之譯）

我們的新類型不但揚棄了林房雄所謂「在長長的數世紀間所注入的「婦德」——受動性，無個性，溫順，優雅，（因為這）是不但無益而且有害的」。而且，更進一步，揚棄了娜拉走後的布爾喬亞所定立的人格主義或女性主義——那不過是布爾喬亞巧妙的塗飾了的名詞，實際上，如我上面所已指示出的布爾喬亞下的婦女，如非馴服的，如娜拉未出走以前，像跳叫的小鳥一般，獻媚並呈奉她的自私自利的丈夫，或如「羣鬼」裏面小羊一般的柯爾文夫人，完全做了驕縱恣肆的男子的犧牲，便如莫泊桑所給我們的，那許多淫侈詭譎，以肉體作誘餌，像娼婦似的布爾喬亞上流婦女。直接了當的說，她的意識形態，是男性化了的。「苛刻的現實，對於她們，却要求全然相異的性質——能動作，自己主張，決斷，大膽等從來認為男子的特徵特權的一切淘汰而武裝起來。不如此，她們在新生活與勞動者的陣線上，就不得不成為劣敗者而被淘汰了。不如此，她們就要被推入合法的結婚或非法的賣淫的濁流裏去了。」所以，這裏所給與她的人格的第一個特點，便是在實生活下所形成的粗糙而強悍的品質。她生而既末在籠子之中，因而即使「外面便有鷹，有貓，以及別的什麼東西之類」也決不至於發生「以躲避怕羞為招引」的男性看管下婦女的畸形。她是內外充實，自然的生活下去；自然的思想，自然的愛惡，自然的去取的壯健的人。所給於她的性格的第二個特點，便是對於人類尤其是被壓迫階級的服務與獻身的性向。在資本主義的洪流中，要想做到「一種真益純

粹的爲我主義」，在貴族伊孛生，其結果只有「到達頹廢哲學的病的個人主義的黃昏世界」，至於爲饑餓與失業所恫嚇的勞動婦女，如企圖在「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緊的還是救出自己」，倘若不入瘋人院，則最好是自殺了。資本主義下的勞動婦女，除下賣其勞力，或者賣其身體之外，要想「救出自己」，只有從「救出大家」做起：獻身於所謂社會的或集團的鬥爭！

但是這擺擺走向新社會火炬的人是誰呢？伊孛生的時代過去了，傲岸的但是可愛的娜拉的影像，漸漸消失了。柯崙泰，揚棄了伊孛生，又用了她的時代的色彩，給我們了一個新的雕像。這雕像的名子叫作娃茜莉沙。

這個雕像或者完全是粗陋而無價值的。首先，她在近代大都市裏面太多了，好像是不值得採作題材似的；其次，我們的對象，依布爾喬亞藝術家看來，或者以爲完全不合女性美的標準，也是意中的事。

她「是個廿歲的織物的女工。她是典型的都會養大的瘦型的血色不好的女子。在病着窳扶斯時所剪斷的頭髮，生得捲曲曲的。離遠一點看，好像一個男子。……」（柯崙泰「赤戀」，楊駱譯）比着「我的小鳥兒」或「我的小松鼠」的跳着唱着的娜拉，或完完全全不合布爾喬亞口味，但主要的是，她有她自己的口味。第一，除她「愛她自己」之外，她是酷愛政治活動的——但決非布爾喬亞所謂婦女參政運動。

「於革命當中，娃茜莉沙在組織的運動方面活動，當勞動者評議會的委員。……和少數黨黨員或社會革命黨員討論的時候，她便流水似地搖着流暢而有熱情的辯舌……無論何時，在她

想爲必要時，她便毫不退縮願意地發表她的意見。」

「她曉得自己以什麼做目標，而且排斥一切的妥協。同志之中跟着時日的過往，不少有中途灰心敗志脫線或做家庭的人去了的，但娃茜莉沙却不斷地繼續着鬥爭了。她不斷的鬥爭，不斷的計劃什麼，而且任何時都不忘記主張主要之點。」

「她實在不知倦怠疲勞的。但爲什麼她會有這樣的精力呢？她的身體看起來很是纖弱，顏色那麼沒有血色，只有眼睛就活生生似的。可是，她這有特長的眼睛，是含蓄着好有同情心的，好理智的而且有注意深沉的閃光哦！」（全上）

娃茜莉沙卓越的意力便是不投降布爾喬亞——脫除「合法的婚姻」的丈夫的掌握。她結識了一個布爾喬亞性格的男子，熱烈的愛着他，而且和她同居了。可是那男子幾乎沒有一種性格是和她相同的，革命後不久即成新經濟政策下的新商人，而且顯然在企圖把她吊在他的衣帶上。於是，娃茜莉沙經過相當期間的內心的爭鬥，痛苦的爭鬥，終於回到自己的社會工作了。在她出走後，以第三身的語氣向她自己考問道：

「然則她，娃茜莉沙是必要武拉機密爾（她的布爾喬亞性格的情人）這一個男子的麼？對於他，他是一個非要不可的人麼？」

「自己這樣責問了的時候，她的心明確的答覆了：不，他對於她並不是必要的人——好像現在也不必一樣地。」（全上）

我們的娃茜莉沙出走後，不唯「唯現在，我回到你這裏來了」是可笑的事，而且，她也決用不

着任何人爲她担心。

「娃茜莉沙再喜歡沒有了。儼然除開黨的事以外沒有什麼目的，黨的事以外沒有什麼苦惱着她的似的，她把一切的事情都忘記了。娃茜莉沙的事情漸漸忙起來了。……時間飛也似的過去，她完全沒有想及別事或聽心中的細語的工夫了。」

我們的娃茜莉沙雖然脫了布爾喬亞婦女那些弱點：如揉飾，脆弱，以及所謂感傷的情調，但是她不是一個英雄！英雄是寫在被壓迫者的血跡上的，娃茜莉沙要流誰的血呢？她在「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中還是被犧牲者之一，要救出自己，她不能不「同舟共濟」。她只是踏踏實實的生活着，站定脚跟，並隨同她的朋友，以防護他們的逐處可以「一跌不起」的崎嶇途程。這給與她一個科自己與男子對等的責任態度。當她出走之後，發現自己是懷了孕。她的信舊教的女友縫工姑魯西亞問她是否打算學當世墮胎方法呢？（因爲她的同居生活並未經過法律的手續）她答道，她不唯不墮胎，而且要「建設育兒所，把他發育起來。」「小寶寶！好可喜的事！……非要自己做個模範，示給別的婦人們對黨的小孩該這樣的養育法不可的。廚房，家庭生活以及其他一切無謂的事物都不要。非做不可的事是育兒所的建設和能夠自立共同住宅的經營。百說不如一體驗呀！」最後，柯崙泰，以破爲刻畫的筆，把我們的娃茜莉沙永遠的永遠的要站立在世界上的事留給我們了。當她檢起行李預備搭車出發，再委身工作的時候，她辭別的和姑魯西亞說：「……再委身在工作裏頭去！哦！姑魯西亞，你曉得這個歡喜？」

「娃茜莉沙執起姑魯西亞的手來了。由是兩個人像小孩子似的，在室中跳舞著。她們險些兒把

裁縫店的人體模型撞翻了。

「兩個人高聲大笑，連在樓下庭中的人，也聽到她們的笑聲了。」

「我們非生下去不可的！姑魯西亞，我們怎樣也要生下去哩！」

結末這兩句悽壯而強韌的語句，實在是現在千千萬萬勞動婦女共同呼聲！在這一個呼聲裏，已將那個將要來臨的新時代立定而且逼近了！

還有可注意之點的是，娃茜莉沙這個平凡而踏實的類型，漸漸擴大，幾乎掩蓋了所有世界上各種職業份子的婦女。這個普遍的趨勢之遂行，一則表示社會的之有這個普遍的新要求，一則表示布爾喬亞威勢之已達日暮黃昏的窮途。柯崙泰論這個普遍的趨勢道：

「……一個人的真價，非由他的家庭道德上的行為所可以評定，而該由他的工作，他的才能，他的意志及他的對於國家社會的有用性以判斷的。」

「可是，在社會上婦人的大多數，對於國家社會不感何等的義務，而她們全行動只限定於家庭的範圍內之間，無論任何文明國，對於婦人社會，除開性生活，家庭生活上的「善良道德律」以外，是不要求什麼的了。然「一而一」，在現在，則世界諸國的成年婦人人口的半數以上，和男子一樣地，在苦鬥的當中奮鬥着。由於社會對於婦人，提出新的要求來了。」

「這樣的在今日，婦人之應得具有盡其社會人的義務的伎倆，比她家^庭道德上的「善良」啦，潔白啦，這些還要重要，已經被認識來了。家庭生活，在今日的婦人們，已經不是唯一的活動場。因此婦人們的家庭底義務，往往和她們的在家庭外的工作或她們的社會底義務發生悲痛的

衝突。在這樣的狀態之下，婦人的價值批判的方法，與她們的祖父時代相異，不得不說是當然的事。」

「在這小說中提出的許多的問題，總之，未必絕對的是蘇俄特有的；她們是無論何國都有得到的，世界的事象。這些無言的心理劇，是從戰後性關係的變化生出來的；這個進化——特別」是婦人的心理底的進化——在歐洲的青年人，是無論誰曉得盡透的。」（「赤戀」序言）

但是東方的青年人，尤其是中國的呢？這個問題是巧妙的密結着中國手工業與農業經濟的崩解與資本化的程序的。資本主義國家大量商品的輸入，與初期的資本化工業的成立，已經使農民流亡，手藝人破產，大家庭解體，都市人口急遽的增多；在這種有史以來未有的破壞與混亂情況之下，已如前面所指示的，婦女由家庭出走到社會上了；這種實生活的轉化所限定的心理的轉化，已經有分化的萌芽！我們已經看出，在神馳阿美利堅主義的，唯個人物欲是視的明星化的布爾喬亞傾向的婦女之外，尚有正在那裏演「無言的心裏劇」的第五型的婦女之降生，雖然是隱微而且搖幌，——然而這個進程要跟着中國經濟基礎迅速的分解，曾幾何時，隱微的會現顯，搖幌的也將定立了！

人類的心理類型，是社會經濟組織的親生女兒的事，沒有比現代中國婦女問題為再好的驗證了。在大量機製商品榨取的進程，大地主有降入中產者與小地主的可能，中產者與小地主又有沒落為小資產者或無產者的可能，那末，這些大量的的小資產者或無產者，除下餓斃，病亡，流為兵匪之外，其麪集於都市中者，怎樣來找他們的出路呢？初萌芽的工業（如為中國資本家所經營，時時有倒閉的可能），其吸收人口的能量，是極低微的；機器工業既不能作為社會生產的基礎構造；其他相

聯關的一切社會的分業，都沒有相應成立的可能。資本制下大多數的無產者，必然的要出賣其勞力，小資產者與智識份子，則勢須投入各種專業，但是，在出賣勞力也無人要，專業也無可投的時候呢？這是產業落後國家被侵略後，必然發生的危機，而且這危機，在娜拉出走之前，已經在那裏等待她了。

一切不幸的事件中之最不幸者，便是把她的身體也加入商品的過程。因為除下餓死之外，這是她最後而且唯一可能的事件了。中國近年來都市中合法的與變相的賣淫事業的急劇的滋漲，不是沒有他的原因吧？資本制統御的生產下，有使賣淫制度堅固與繁榮的定命。這也是資本主義使人中國後，無產婦女第一批的犧牲者。

至於小資產者或知識份子呢？由於他所處階級地位的關係，上面有追隨或升達於資產階級的可能，下面隨時有一「跌不起」的危機，所以她是 *Self-conscious*，但也是最搖擺，最脆弱的份子。傳統與過去的束縛她可以最先擺脫，都市繁擾與感覺的生活，在舊道德解體之際，成為她不能克制的誘力。而在一個社會制度急劇的衝突與轉化的期間，對於長久桎梏的性的感受，也特別銳敏而有泛溢的趨勢。以女性那樣富於感染的性情，一方面職業生活的機遇既無社會需要，其前途是貧窮，卑微與沒落，一方面物質與商品的欲求，吞食了她的全部身體與精神，只要她順從而且把自己加入商品的過程，一切都在歡迎她，招引她——一切都是屬於她的！她因而日益成為個人享樂的，感覺的，肉欲的，對於身體上強烈的趣味，以及流行於市場的意欲趨向，這不是現在支配中國小資產階級以上的婦女的全體形勢麼？

一個嚴正的歷史唯物主義者，對於這個事實，將完全接收，而且毫無可悲的心情。一切歷史都是必然的，都有牠出現以前的既存的事實，與將要轉化的現行的事實。覺悟的女性，一定會看出她現在所有的一切，自她的高的足跟，到她的飽田的頭髮，以至於她的觀念與理想，都不過是歐美工業過剩生產下的膺品，而即使這些膺品，也不久有破滅的可能。而且以中國這樣過剩的人口，可以兌現他們的阿美利堅主義夢想的，終不過是少數官辦階級，軍閥官僚與他們的依附者，而解放的婦女呢，正淵淵不絕的增加，不可逃脫的險惡而荆棘的途程已在面前擺着了！

新的觀念形態之普遍的成爲社會勢力，必定在新的力量已在舊的桎梏中發芽，滋漲，將要崩裂而出的時候。中國經濟制度之必趨入工業化，無論在帝國資本主義的支配下，或在自力的發展下，但遲早必將實現，要爲毫無疑問之既定事實。相應於工業化的社會分業，亦必將以迅速的步驟出現，這便是我們第五型女性——社會性女性大規模的製造場。

今日之中國，這個新趨勢的萌芽已出現了。最進步的職業份子女性，已竟睜開她的眼睛，以不同的眼光來看世界了！她將以新的標準，來嚴格批判她自己，她的周遭，她所在的社會了。她將不復注目於她自身，迷離於布爾喬亞的將要破滅的世界，而以人類與大多數的新要求而出現於事業與服務的世界了。這個任務由於加於女性數十年苛虐而殘酷的歷史，其轉化自然也以許多歧途，波折，而出現，但那新形態，必以歷史的必然性，作最後的克服！柯崙泰說：

『長遠的世紀之力，在新的自由婦女上尙重重的籠罩着，遺傳的感情能把新的經驗中斷。已死滅的舊概念，用了銳利的爪，抓着向自由突進的婦女之心，舊的東西與新的東西在她的中心永

遠地用了敵意相爭。所以，現代的新女性，非在兩條戰線上苦戰不可——向外的世界而戰，同時還要向了深入地內心的祖母傳來的性向而戰！」

但是呢，「她們繼續走着，披撥了人生的叢林，用了滿身的熱情進行前去。她們的心與手，爲荆棘所破……但沒有一人停止不進的，屢次在榛蕪不可通的叢林中窮了路，但路却逐漸開朝……」

中國的新女性，終將以歷史的必然使命，漸漸的或迅急的，離去過去與現在「奴隸生活（高等的，下等的，新的，舊的）的灰色城關」，走向就要來到的新社會！（完）

最後的勝利

禹 亭

在利羅鎮中間的一所古寺，現在成了全鎮上保衛團的住所。鎮上公共的集會差不多也都是借這地方來舉行。這座寺院，在一年以前還仍然保持着舊觀；自從打倒偶像運動起來以後，裏面一椽一椽的偶像都被掃除出去；幾個「俗化的」和尚，也把地位讓給了團丁。但雖然如此，仍保存着不少舊的痕跡：蒼老的松柏，屹立的石碑，古舊的畫壁，依然保有陰森沈鬱的氣象。

是在一天深夜，滿天罩上了濃雲——沈默而黑暗；狂風烏烏的怒號，更增了無限的恐怖。這時，在這所空闊的寺院，只有中殿上點着一盞暗淡的油燈，隱隱約約透出一線的閃光，顯着格外陰森，格外悽涼。

殿的中間，放着一張長桌，四面環坐着五位農夫。他們都保持着靜默。可是在他們底面貌上都同樣的表示着嚴肅。桌的兩旁，站着幾位團丁；有的站立着出神，有的來回走動，彷彿有什麼期待一樣。

風勢愈形緊張，院內的松柏，發出駭人的聲響。有時聲音重濁浩蕩，好像山澗大水的澎湃；有時急促高揚，彷彿深夜幽靈的呼哨；宇宙間的一切都蕩捲在這種風濤聲浪裏面。

一個黑影踉踉蹌蹌的慢慢向這裏移動，走到了中殿前面，微微的咳嗽了一聲便推門進去。裏面的人都站起來表示歡迎，但都沒有說話。他因為在風裏掙扎，所以呼吸迫促，幾乎連氣都喘不上來；眼睛酸澀，眼簾沉重得利害。他默默的坐在桌頭的一個位置，一面用手巾擦着眼，一面調劑呼吸；待了一會才喘吁吁的說：

「哦！風真大！……………」

「是的，颯得真怕！……………」他們低聲的這樣回響着。接着又是沈默。

利羅鎮一共有五個村莊，每村有正副村長各一人。在全體村長副中又有兩個總代表。今天晚上集的會便是村長副的集會，後來的這位，是總代表之一——南街的村長田明。他年紀約四十歲上下，身材肥大，額稍向外突；下頷很長，嘴上微有鬍鬚；鼻子平扁而發紅，眼深陷而銳利。他為人精明強幹，無論遇到鎮上的什麼事情，差不多都是他領導着去幹，今天的這個集會當然他還是中心人物。

他靜默了一會，喝了一口茶壓了一壓氣，轉向大眾問：

「他們怎麼還沒有來呢？」

大家都向窗外看了看，但都沒有說話。

「諸位，」他又繼續的說：「我有一件事要向大家報告：昨天我派人到黨部請求派人來參加，當時便得到了允許。現在，代表已經來到，聽說此刻到區黨部去了，等我們人齊了以後，便可以派人去請。……」

他略停了一停又繼續下去：

「還有一件緊要的報告，請大家注意。聽說縣政府自從我們請願以後，對於我們防範得很嚴。現在派了幾個密探到鎮上來偵察我們的行動。我們不能不小心一點！尤其今天要特別注意！現在頂好派兩個人到寺外巡風，以防洩漏了消息！」

說到這裏，那幾位都怔了一怔，不期然的都注視到窗外。而那幾位留了也帶出驚疑的神色，彷彿感覺到窗外有什麼密探一般。這時，他們的脈搏好像加快了許多，精神也興奮得利害。他們都放低了聲音重複着：「是的，是的，這是不能不注意的！」而靠近門口的一位團丁，也不知被什麼驅使，自動的走了出去。同時在裏面的人也都屏息凝神傾聽着外面的動靜。

不多一會，從外面蕩進一陣腳步的聲音，並雜着竊竊的私語，聲音愈響愈近，漸漸的迫近殿前。他們都愕然了，臉上都帶出驚惶的表情，把視線集中到窗外。畢竟是田明揭破了這場疑團，他向大家笑了笑說：

「哦！李珍他們來了！」

的確，不出田明所料，那位圓丁和李珍等一同走進來。李珍是一位二十五六歲的青年，身體健壯，性情爽直，一進門便大聲的笑着：

「哈哈！對不起！對不起！我們來的晚了！」

在對面坐着的一位，素來對於李珍就看不很起，在背地裏就時常說長道短批評他「少不更事」。他瞪了李珍兩眼帶着幾分輕蔑的神氣說：

「喂，請你把聲音放低些！現在不是吵的時候！」

「什麼？……：……：……」李珍怔了一下。

沒有等對方再開口，田明便站起來向李珍擺手：「坐下，坐下，沒有什麼要緊！不過也不能不小心！」

大家都坐定了。李珍心裏總摸不着一點頭腦。他向四面望了望又接着問：

「究竟是怎樣一會事？這樣的大驚小怪！……：……：……」

那位只把臉一撇，鼻子裏哼了一聲沒有說話。田明又把剛才所報告的消息重複了一遍。但血氣方剛的李珍那理會這些，他把桌子一拍：

「他媽的！有什麼要緊！就是縣長那狗頭來也沒什麼關係！」

二

已經打過了三更，他們才開始談判。他們散坐在那裏，說話也沒有先後的次序。實在，他們向

來就不懂得什麼開會的形式。但黨部的代表向毓章同志，不慣於看這樣不成體統的樣子，因為在黨部開會雖然也有時隨便，但還沒有像這樣。所以堅持着要推舉主席，讀總理遺囑，並且發表意見要向主席討得地位……他擺起一幅很莊嚴的面孔大聲的來指導他們：

「各位同志，各位同胞，兄弟今天來參加這次盛會，非常榮幸，可是同時又覺得非常失望！向來開會我都沒見過這樣的隨便，事前大家連個秩序單都沒有預備，不用說什麼黨國旗，總理遺像！我們開會，一定要按着開會的形式，第一步推舉主席……」

「咄！什麼豬席羊席！我們粗人那會這一套！誰能像你們斯斯文文有時間去咬文嚼字呢！……」李珍早不耐煩了，他沒等他說完，便把眉峯繃了幾繃，頭搖了幾搖，截住了他的偉論。

向代表很覺得難以爲情，面色立刻紅漲起來。他想發作，可是又覺得無可奈何！只瞪了李珍兩眼狠狠的說：

「哼！反革命！！」

坐在對面的那位，也隨着咀咒了一句。「哼！討厭！！」

李珍也回敬了兩眼但沒有說話。結果田明趕快拿話來岔開：

「向先生，我看今天還是不拘形式罷！因為我們什麼也不懂，這樣一來，反倒拘束住了！」向代表勉強的冷笑了一聲，沒有說什麼。

談話終于這樣不拘形式的開始了。首先由田明把討論的問題簡單的報告了一下。接着便是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討論下去。

那是這樣的一回事：利羅鎮在前三天因爲反對苛捐雜稅，曾聯合了幾百人到縣府請願但結果被縣府認爲是暴動，嗾使軍警拘捕了兩個請願代表，打傷了很多請願民衆，並且有兩人因傷致死。這樣一來，羣情憤激，蠢蠢欲動。這天晚上的集會便是商議應付的方策。黨部在這次慘案發生以後雖然也會開了幾次會議，然而也無所措手，充其量也不過照例的向上級黨部發一封電報，報告報告經過，作一篇官面的文章。今天晚上利羅鎮的集會，事前曾請求黨部派人參加指導，黨部本來不想參加，可是責任攸關又不便坐視。可以在向代表未動身前，會經過一次長期的討論，最後的決定：派向代表參加，但要開導民衆，勿走極端，靜候上級黨部來解決。

今天晚上的會議，顯然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是老年穩健派的主張，派代表向上級黨部和政府控告，以謀此案合法的解決；一種是少年急進派的主張，用暴力搗毀縣政府，槍殺縣府主要的人員；這兩種意見經了很長期的討論沒有結果。大家都面面相覷，說不清究應走那一條路。

李珍是主張「報復」的最力者，他抱着「一不作二不休」的堅強意志，認爲穩健派的主張是不澈底的辦法，是怯弱者幹的事！他底精神興奮得利害。瞪着兩隻炯炯發光的眼睛，手總是在胸前緊緊的握着，彷彿敵人就在他的面前一般。田明是李珍的反對者，總是慮前顧後，不樂意趨于極端。他再三向李珍解釋「報復」的犧牲，和「報復」後疆局的沒法收拾。但血氣方剛的李珍，理智總不能克制住熱情的奔放。他把桌子一拍：

「咄！孱頭！走一步說一步，事情就不必顧慮那許多！官官相護，那是定而不可易的！請願不會得什麼合法的解決。那簡直是沒出息的東西所幹的事！……」

說到這裏，他興奮到了極處，面色紅漲，連氣息都短促了。略停了一停才又繼續的說：

「我——我們底性命值個什麼！就是活着也不還給人家屠殺！橫豈我們痛痛快快的幹一下，一條命換一條命，那也值得！哼！一不作二不休！我李珍先把這條命犧牲出來！！你們這些孱頭東西！！……」

田明怔怔望着大眾，一句話說不出來，他臉上頗帶出一種愛鬱的神情，兩頰的肌肉也微微的在顫動。

坐在對面的那位，也氣得面色如土，咬着牙狠命的咀咒：

「魯莽鬼！……」

大家都保持着沈默。只有外面的風還烏烏的颳着，院內的松柏癡狂一般的在搖動，屋內的燈光也隨着窗紙微微的震盪。他們這時彷彿都沈沒在風濤裏，悶悶的看不見一點光明，看不見一點平靜！問題到了這樣不能解決的時候，只有徵詢向代表的意見，來決定一條道路。他們很信託熟悉開會形式的向代表一定能給他們指出一條光明的路徑。

按理說，向代表應當遵從以前的議決，勸導他們勿走極端。實在講，他也明白的思想到，暴動是很大的犧牲，而尤其是沒有組織的暴動除了一「報復」以外，不會得到什麼代價。但是，他因為以前李珍的冒犯，怒氣還沒有消滅。起初還想保持沈默，任他們去解決。後來心裏忽然發生了一種危險的思想，所以趁着田明這一問，便發表了一段偉論，最使他們興奮的是最後的幾句：

「諸位，我很曉得大家的苦痛，現在一般的政府當局看我們的生命連個螞蟻都不如，隨隨便便

就可以屠殺我們！簡直沒有理講！我們也只有團結起來用暴力來對付！諸位，不要緊！黨部是代表民衆的，一定來援助大家得到最後的勝利！……」

他這幾句話，的確有很大的煽動力。尤其是對於李珍好像是火上加油，更增高了他底氣。而其他人呢，也覺得有黨部的援助，胆量也壯起來。因為黨這個「紙老虎」，雖然已經在一般知識者的面前揭穿，而在一般無識的農民階級確還認為有很大的威權，這樣一來，會場的空氣，大為轉變，就連田明也因之失掉他底意志，轉到「報復」這條路上來。

三

在散會以後，向代表回到了區黨部，他感覺到一種勝利的光榮，覺得那些頭腦簡單的粗漢，完全操在自己的掌握裏面。可是當他躺在床上推想的時候，突然感到自己前途的危險。如果暴動發生，自己當然免不了嫌疑，並且要負很大的責任。他越想越感到惶恐，越惶恐心裏越震蕩不寧。他在床上反來覆去彷彿熱鍋上的螞蟻一般。這時，他完全沈溺在悔恨的愁思中，腦筋量量的充滿了紛亂的思想。他很不得立刻到了天明，好設法補救，至少也要脫掉自己的責任。漫漫的長夜真使他有些心慌，他時時爬起來望望窗戶，但總是漆黑一團發見不出一線亮光。

他躊躇了一夜，覺得這件事情沒法挽回。因為自己的主張已經很堅決的拿出去，不好再怯弱的收回來。結果他決定設法擺脫了自己的責任，任他們去暴動！任他們去犧牲！只是連累不上自己便沒有什麼關係！

他早已在床上躺不住了。天一發亮，就起身進城。他先秘密的到了縣政府，報告了這件消息。

自然，他把自己擺脫了個乾淨，完全把罪惡加在老百姓身上。

「縣長。」他說：「昨天晚上，因為前幾天請願的事情，利羅鎮的村長副開會商議。事前，我聽到這個消息，深恐他們發生什麼軌外的行動，所以我冒着風到那裏設法勸導，以免發生什麼意的事情。沒有想到他們非常激烈，大概是受了共產黨的煽動，議決搗毀縣政府，報復日前的仇恨。當時，我費了許多唇舌都無濟於事！尤其是李珍那小子，兇惡得利害，簡直不可理喻！我們本來是代表民衆的，可是民衆不受我們的指導，我們也無可如何！也只有通知縣長，設法預防，不然如果事情發生了，那我們是負不起責任的。尤其是我要聲明，對於這件事毫無責任！」

縣長笑了笑：「沒什麼要緊！量那些畜類也不敢怎樣！」

向代表得意洋洋的從縣政府出來回到黨部，又把話截頭去尾的重複了一遍。

他這一段報告，使他們都換上一幅驚駭的面孔，直瞪着兩眼呆呆的怔着。就是飽有經驗善於應付的王明甫也覺得這件事情有些棘手。他底心臟直提到喉嚨感到一種不可言喻的空虛和恐懼。

「疏章，」他嚙嚙嚙的說，彷彿有什麼東西拖住了他底舌根一般：「請——請你趕快再回到利羅鎮，設法把這場風波壓下去。我——我到縣政府讓他釋放了請願的代表，先和緩和緩空氣，以後再想辦法！……」

向代表故意裝出一幅愁苦的面孔，連着搖了搖頭：「唉！再去也無濟於事！他們是至死不悟的！！」

但明甫堅持着要再去嘗試一次，他見疏章推諉，所以又提議另派兩個人去。這的確使向代表有

些胆虛，恐怕洩了自己的隱情，所以他又趕快的收回來：「那麼，我再走一遭罷！我同他們接過一次頭，關於內幕總還熟悉些。」

明甫在這天午後到縣公署進行釋放請願的代表。事前他就擬定兩種策略——「質問」和「威嚇」。因為他想到「質問」可以促他「覺悟」，「威嚇」可以使他「軟化」，如此或在容易達到目的。豈知結果適得其反，這不但不能使他覺悟和軟化，反而引起他很大的懷疑和痛絕。因為自從他得向代表的報告以後，立刻便打電報給省府報告民衆受共產黨的煽惑，醞釀暴動，他所得的答覆是「全權處理！」他既得到這樣「先斬後奏」的威權，對於質問當然不能接受，對於威嚇自然也不肯屈服。結果，認爲明甫有「共黨的嫌疑」，當面給了很大的侮辱並且押進了監獄。

四

利羅鎮雖然離城只有十幾里路，但消息隔膜，對於城內的情形毫無所聞。實在，他們並沒有想到早有人走漏了消息，縣府已經安置妥殺人的羅網。他們積極的進行着，夢想着最後的勝利，因為他們很信託黨部一定能援助他們。

在利羅寺散會以後，因為夜深的關係，沒有什麼動靜，全鎮上仍靜伏在黑暗的宇宙，和狂風的震蕩中。到第二天早晨風止天清，可是空氣無形中緊張起來。人人的心裏都含着一種張惶不安的情緒，各個臉上都帶出一種駭異嚴肅的表情。就連那些跳着玩的小孩，都彷彿感覺到空氣的緊張一般。

在請願慘案發生以後，全鎮上無論老少男女，都憤恨不平，那時雖然沒具體的表現，可是在平

時的談話中總可以發見一致的主張——「報復」，但真成了事實以後，大家的論調彷彿又分化起來，一般血氣方剛，沒有什麼牽掛的壯年，自然認為這是一件快事，什麼成功失敗一切將來的結局都不放在心裏。可是那年紀較老的人，到這時便有些憂疑躊躇，顧慮到前途的危險和犧牲。他們心上彷彿都罩上了一層迷蒙的煙霧。尤其是一般婦女們，她們想到自己的丈夫或兒子，有說不出的恐懼和悲哀，彷彿有好多毒蛇的尖舌突進了心坎一般。然而事實已經是事實，公共的事個人又不便有什麼異義，雖然心裏不十分贊同，也只好抱着一種消極不出聲的思想。

李珍家道小康。他剛才結婚一年還沒有子女，家裏除了他的妻子以外，只有一雙五十多歲的父母，和一個十幾歲的弱妹。他那天晚上散會回去，關於這事毫沒提及。他一夜沒有睡覺，總是閉着眼睛在腦筋裏籌畫進行的步奏，天一明便跑了出去。

事情終久是隱避不住的，不久，他活動的消息便傳到了家裏。

他的父親因為參加過一次械鬥——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因為官產的糾葛所引起的一場械鬥。他的確閱歷過那種危險的情狀，所以對於這件事特別關心，不樂意再聽李珍參加這種舉動。但是事關公共，又不便有明日的表示，惹起旁人的譏笑和批評。他借故把李珍叫回去很悲慟訓誡：

「珍！這種事的確危險得很。我以前曾經閱歷過一次，結果也只有犧牲幾條性命！何況這又是反對政府呢！苛捐雜稅固然應當反對，然而反對不掉，那也沒有辦法！好在我們還可以勉強支持，担負雖然重些，可是還可以平靜的過活！前幾天的事，縣政府雖然有些殘暴，老實說，總還沒有加害到咱們門上，你又何必這樣關心！你現在這樣的胡鬧，你就是不願惜你個人的性命，你就不替

我們老少想想麼？……一說到這裏他渾身顫動起來，氣促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他底老母和妻妹，在旁邊也都戴着一幅愁苦的面孔，眼裏浸着瑩瑩的淚滴。

這時，李珍心裏難過得利害。這種淒慘的情況，的確使他心裏冷了許多，可是他受血氣的驅使，覺得這件事情又不能不幹！他真感覺到政府太苛暴了，一般的民衆受壓迫太深了，這種冷酷的人生，實在沒有什麼留戀的價值！

矛盾的思想，在他心裏發生了很大的衝突，他遲疑躊躇，在一個很長的時間不能決定走那一條路。可是最後他決定了，他決定犧牲一切個人的利益去爲人羣而奮鬥！他很斬斷的說：

「爸爸，我什麼也曉得，但是大家的事，我怎好推脫呢！……」他正要往下再說的時
候，外面有人喚他，他舉腿就向外走，他底母親拉住他低聲的說：

「珍，你自己還小，這些公共的事，只要不落人後就算，千萬不要逞強，想出人頭上！」
他好像沒有聽見一般回頭向他母親說：

「我自己知道！用不着你多說！」

他的父親呆呆的坐在那裏渾身抖顫得更利害了。待了多會才長嘆了一口氣：

「唉！任他去罷！看看我們的命運罷！」

他的母親也怔怔的望着他默默的祈禱：

「天呀！你發發慈悲消滅了這場風波罷！」

五

那是第三天的中午，天上沒有一片雲翳。血紅的太陽正正的掛在當頭。它是那樣的酷熱，那樣的可怕，彷彿它的距離移近了地球，不久就可把地球化成流岩。這時樹葉都捲曲着低垂在枝頭，飛鳥都靜棲着沒一點聲息。雄鷄和母鷄，都閉上眼睛在房簷下打盹，活潑的村犬也臥在樹下喘喘的咋舌。

鏗鏗的鑼聲，驚人的響起來。那是一種含有無限悲怨與哀壯的聲音。每聲都給人一種異樣的感覺——使心腔發酸，肌肉發緊。這時，空氣突然緊張起來，打破熱鬧的寂靜。打盹的鷄也都站在起來昂着頭彳亍的走着。咋舌的犬，也都伸直了頸頸聳起了他們的耳朵。

鑼聲是繼續的響着，人們一陣一陣隨着鑼聲湧出來。大概都是短的裝束，頭上包了一塊黃巾，腰裏勒着腰帶。他們的兵器也很不一致，有的短棒，有的長槍，有的短刀，有的鋤頭，有的鈎鏢，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所有的槍鋒和刀刃差不多都明晃晃的十分銳利，太陽到上面，反射出照眼的亮光，彷彿於吃人的惡魔發出猙獰的慘笑。

一般少壯的健兒，都活潑潑的爭先恐後，恐怕自己有了怯弱的表示。他們磨拳擦掌，瞪着銅鈴一絨的兩隻眼睛，彷彿要把太陽的光亮壓抑下去。他們好像觸了電一般，狂瘋似跑着喊着，咀咒着；那種聲音從地上直盪到樹杪，繚繞到遠山的山谷，發出震天的回響。那些年紀較老的人，雖然內心不大贊成，然而也隨着慢慢的走出來。他們臉上都帶出一種惶恐而沈鬱的神情。他們的呼吸沈重急促。他們的腦筋昏亂紛亂。他們沈默無聲的走着。那可怕的太陽，刺進他們的眼裏，一股熱氣直鑽進了體內，沁入骨髓。他們的神經有些失常。他們覺得肩上的頭顱變成一個奇怪的圓球，漸次漸

次的腫漲、幾幾乎充滿了宇宙。他們覺得兩條腿彷彿是兩根石柱，漸次漸次的伸長，幾幾乎頂天立地。他們隨着大衆默默的走着，感覺到前途滿是障礙，滿是荊棘！

那些女人們，怔怔的站在自己的門前，眼裏雖然沒有滾出淚滴，可是全身上的冷汗却流得不了。渾身也得得的在抖戰。他們的心裏都很虔誠的祈禱着，祈禱上帝保佑她們的兒子或丈夫。

這時，刹維鎮的空氣真是緊張到了極度人們的惶恐和不安，好像鍋爐的沸水沸騰一般。

李珍裝束得特別出衆。他穿着白色上身，和黑色褲子。頭上纏了一塊黃巾，腰裏勒着很寬而堅實的帶子。在腰帶上還帶着火藥袋和子彈囊。他的背上背着一枝火鎗，右手拿一把尖刀，柄上擊着一塊紅的綢子，那鮮明顏色襯上明亮的刀光，象徵出殺人的威風。

他好像癡狂了一般，在人羣中間跑來跑去顯然是一個少年指揮。當他離開家的時候，他的父親重複着：「珍，公共的事自己不落人後就算，千萬不要逞強！」他的母親也很虔誠的替他祈禱：「天呀！你保佑我們的珍罷！」

大家都繼續不斷的集聚在刹維寺外面。寺的門前已經排好幾十個武裝的團丁，都是兵士打扮，不過衣帽是黃的顏色。他們每人手裏拖着一枝快鎗，景象顯着特別嚴重。的確，這幾十位團丁給羣衆增了不少的勇氣。

在大門的台階下，推擠着很多的羣衆，大約有一千多人。在人叢的頭上突出了高低不齊的短棒、尖刀，長槍，和其他的兵器。那強烈的陽光，照在迷霧般的飛塵上現出一種悽慘而恐怖的情狀，加以人聲嘈雜震天動地，更增厚了嚴肅的殺氣。

田明穿着一身粗布短衣，戴了一頂窄緣的草帽，手裏提着一條長桿煙袋，從人羣慢慢的擠出來。大眾的視線都集中在他底身上並且都歡呼起來：

「田明來了！田明來了！」

田明站在台階上先向大家揮了揮手，想要說話；但人聲總是嘈雜着無從開口。李珍急忙忙的跑上了台階，先用手裏的尖刀高高的向空中揮了幾下，提高了喉嚨大聲的說：「諸位！請你們不要說話，聽田明先生的吩咐！」連喊了幾聲才把羣衆的聲音壓下去。

田明也特別把喉嚨提高說：

「諸位！現在人已到齊，我們就要出發。我的分成三隊。保衛團是第一隊，歸保衛團的團長指揮。三十五歲以下的是第二隊，歸南街郝套保指揮。三十五歲以上的是第三隊，歸西街劉二禿指揮。推李珍爲總指揮：……」說到這裏大家歡呼起來，等到沈靜下去，他又繼續的說：「在出發的時候，第一隊在前，第二隊在當中，第三隊在後面。大家要保持沈靜，不要說話。到了縣公署聽總指揮的命令，第一二隊從前門衝進，第三隊在四面包圍。……」

說到這裏，他聲嘶力竭，簡直不成聲了。大眾接着又歡呼起來，並且喊出「殺！殺！」的口號，那種悲壯的聲音，真能使山崩地陷！

李珍很得意的從台階上跑下去，到各處照料了一遍。羣衆勉強的分成三隊。接着響了一聲震天的炮聲，他們便開始走動。李珍忽然跑到前面，忽然又跑到後面；精神非常興奮。

他們出發以後，全鎮上忽然變成死的沈寂，除了一兩聲悶聲悶氣的犬吠，沒有一點動靜。那種

淒涼的景象，彷彿遭了一次重大的兵燹。而那女人們仍都呆呆的依在門檻上，她們的靈魂時時縈繞在她們的兒子或丈夫身上，保衛着他們的生命。

六

走了不遠，遠遠的近面跑來兩個騎着黑色制服的警察，一見了他們撥回馬就跑。頭前的一位圍了首先警見，並且大聲喊叫起來：「呀！偵探！偵探！趕！趕！趕！趕！」這種聲音給大家一種很大的激動，不自主的都隨着咆哮起來，並且不自主的都推擠着追趕，他們都彷彿覺得有什麼東西後面推動一般。哦！這真是一個癡狂的世界！

快要使石塊融流的陽光發出更大的威力，個個人都濕淋淋的彷彿才浴過一般。他們不顧一切的拚命的追趕，前邊的人有的被石塊絆倒，後面便踏着闖過去。他們跑得連氣都喘不上來：他們仍竭力的在掙扎。

李珍想阻止他們，可是好像決口的洪濤，無能為力。直等到追得看不見了踪影，才平靜下去。他跑得渾身遍濕，額上的汗液，長川一般的流遍了兩頰，流進了嘴裏，使他嘗到一種鹹澀的滋味。衣服從上到下，找不見一塊乾的地方。他的喉嚨也喊得發乾發燒有一種說不出的酸辣感覺。但是他仍然來回的指揮着，顯不出一點疲倦的樣子。他上到路旁一塊高石上，又用尖刀高高的向大衆揮了幾下大聲的說：

「諸位！我們不要亂了秩序。說不定前面還有敵人埋伏！我想，假使和敵人隔離着很遠，我們便由第一隊用鎗射擊。假使和敵人短兵相接，我們使用第二隊當面衝鋒，第三隊向後面包抄。大家

要提起精神，前進！前進！……

「前進！！前進！！」接着又是一陣喊聲。

進行到離城還有半里路的地方，便停止在那裏，李珍先派了一位壯年，到前面偵察。據偵探的報告：城的四門已經緊閉，東門北門城上有很多的軍警在那裏防守，城樓上插着保安隊的旗幟，惟有西門和南門還不見什麼動靜，可是繞着這兩道門的河，把橋都拆毀了，渡過也很困難。

他們都有些愕然了，他們面面相覷，想不出什麼辦法。李珍急得直跳起來。他慌慌張張的跑到後面去找田明，商量進兵的方策。最後的決定是：李珍自己領着第二隊勉強渡過河去，從西門和南門衝進，第一隊分成兩小隊散在東門和北門附近遠遠的向城上射擊，第三隊也分成兩隊分散在第一隊後面預備衝鋒，等到第二隊衝進城去，第一二隊合並起來從前面衝鋒。

李珍領着第二隊退回一里多路，繞到西門和南門外面，在出動前，他便吩咐大家要保持沈默以防被敵人發覺，所以他們的進行沒有一點動靜，他們都把心臟捉到喉嚨，攝手攝脚的以前進，連氣都沈靜下去。就是顛跌的人，也都是默默的跌下，又默默的站起來，連頭也不回的仍舊向前走去。他們走到河邊，又分成兩隊，一隊歸郝套保指揮，從西門渡河，一隊歸他自己領導由南門渡河。河水很深，波濤很大，可是他們都不畏縮，一聲不響的都跳下河去，衣服都沒有脫。在河水的面上只看見很多的圓球隨着波浪漂動，彷彿是流着很多的瓜果。

他們上岸了。李珍約了幾位壯漢，從牆上爬進城去。門內這時只有兩個警察把守。他們猛撲下去，刺死了警察並且開開了城門，大家直衝進來。同時西門上也衝破，兩隊又並在一起，一直向公

暑蜂擁而來。李珍彷彿中了魔的一般，揮着明晃晃的尖刀，在前面拚命的跑，拚命的喊。殺！殺！殺！喊殺的聲音驚天動地！這時，城內的商戶都緊緊的閉上大門，街上看不見一個人影，只有公署前面排着幾十個兵士。他們向着民衆射擊，但前仆後繼，洪水一般的簾捲而來。李珍揮着尖刀冒着槍林彈雨直衝進他們的隊伍裏，東斫西擊，殺得眼都紅起來。這時東門和北門的軍警見城內發生了變動，都跑下去應援，用機關槍向民衆掃射，但民衆毫不退縮，踏着屍體直衝上去，同時第一三隊也從外面衝進，前後夾攻，混戰成一團。

李珍從人羣裏衝進縣署的內宅，這時縣長慌慌張張很狼狽的携着他的妻子正想跳牆逃跑，不想被李珍看見，兩步並一步的搶上去，使足了平生的力氣，向後心扎了一刀，撲通一聲栽倒在地，他正要去刺他的妻子，不防後面飛來一粒子彈，射中左脅，同時他的火藥袋也被引着，撲的一聲爆出一股火煙，他倒在地上，脅下流着淋漓的鮮血，頭面和身上燒得不成人樣。可是他仍想掙扎，仍大聲的喊着：「殺！殺！殺！」

這時，外面殺殺的喊聲，砰砰的槍聲，短兵相接聲，悽慘的怪叫聲和號啕的哭啼聲都連成一片，真響得山崩地裂！哦！這真是癡狂的世界！這真是悲慘的圖畫！

他們得勝了！公署被搗毀了！他們都狂了一般的喊着：「民衆萬歲！民衆萬萬歲！！」

七

曾一度寂靜的刹羅鎮，現在又震蕩起來。雖然他們是奏了凱旋，可是大家都慌慌不安起來。他們都想到這件事情還不能就這樣的結束！

在利羅寺的中殿前，地上縱橫堆着幾十個屍體。屍的旁邊流着一潭一潭的鮮血，被強烈的陽光一晒，都凝固在石版上變成深黑的顏色。屍體的上面，都集聚着一羣一羣的蒼蠅，有一點動靜，便嗡嗡的飛起來示威。彷彿那是他們獨有的權利一般。在屍體周圍環繞着很多的男女老幼，他們都哭得連頭抬不起來。有的竟暈倒在屍上。

李珍雖脅下受彈，却沒有死，他被抬送到家裏，呻吟的臥在床上。他的左脅下還微微的流着血，衣服和被褥都染了紫黑的顏色。他的頭髮都燒成了捲曲，面部也成了鐵黑的顏色，彷彿塗上一層炭灰。全身的衣服都扯成一片一縷，並且染上血和土的痕跡，他的父母和妻妹都環繞在身旁，不住的啜泣，現出一種極悲慘的情狀。可是他的眼睛還微微的閃動，仍然含着一種倔強的氣概和自傲的表情。

這時，天堂又佈滿了愁雲，風也烏烏的在吹動，樹葉蕭蕭作響，遙應着人的哭泣。烏鴉一羣在房上悲怨的叫，預示着未來的大禍……

一九三〇。四。二十四日。

支那哥

傑克繪教著
靈灼譯

『珊瑚增大，樓欄生長，人却死亡。』

——塔希提俗語。

阿喬不懂得法文。他坐在人衆擠擠的法廷裏面，聽着那些時而這個官員，時而那個官員，相繼

說出的，爆音的法文，覺得十分困倦和厭煩。這在阿喬聽起來，不過是毫無意義的亂嚼舌。他對於法國人的愚蠢覺得驚奇，他們爲的要查出毆殺鍾嘉的兇手，費了許多工夫，還是毫無結果。這農場裏五百苦力都知道，毆殺是阿三幹的，而阿三在此却竟至沒有被捕。固然，苦力們暗地裏商定，不要作証，相互殘害，但是，事情是如此簡單，法國人應該早就能夠查出阿三就是兇手。這些法國人，他們是極愚蠢的。

阿喬毫沒有作過虧心的事。他並沒有參與這場毆殺。他那時在場，而且農場監工蓆默爾事後馬上就跑進住舍來，就在那裏把他和四五個別的人都抓住，這些却是事實；但是，這有什麼關係呢？鍾嘉僅僅被殺過兩刀。這就可以証明，兩刀的傷痕，不是五、六人能夠幹出的事。至多，就算每人殺一刀，也不過是兩個人幹出的事罷了。

阿喬和四個同被捕者，在他們陳訴給法庭的，關於這發生事件的口供裏，謊語着，抗辯着，以及含混閃避着的時候，阿喬就是用這個方法辯論的。他們聽到毆殺的叫喊，他們和蓆默爾一樣也就走到那個地點去。他們到那裏，在蓆默爾之前——如是而已。固然，蓆默爾已經証明，當他碰巧經過的時候，爭鬥的叫喊使他注了意，他就外面至少站了五分鐘；於是，他進去了，就發現這些被捕的人已經在裏面；而且他們並不是剛纔進去的，因爲他正站在住舍門的旁邊。但是，那有什麼關係呢？阿喬和四個同被捕者已經証明，蓆默爾是錯誤了。他們終究會放出來的。他們都有把握。爲着兩刀的傷痕，沒有把五個人的頭都割下來的道理。而且，有外國魔鬼親眼看見毆殺。但是，這些法國人實在太愚蠢。如果在中國——據阿喬熟悉的情形說——法官一定命令他們都受苦刑，從而得

知其真相。苦刑之下，真相就很容易明瞭。但是，法國人不用苦刑——他們是大傻瓜！因此，他們永不能查出殺鍾嘉的是誰了。

可是阿喬並不明瞭一切底細。據有這農場的英國公司，費了一筆很大的款子，運輸了五百苦力。塔希提來。股東都急急於要分紅利，而公司却還不會付出半文；所以這公司不願意這些費了許多錢得來的條約勞動者開始相互殺戮的行爲。而且，還有法國人，極願意將法國法律的美德和優點應用在支那哥的身上。可是短期間就要成立一個榜樣，是不可能的；並且，新喀利多尼亞還有什麼別的用處呢，除却把些人送到那裏去，因為他們是人而不免有弱點，以至犯罪，受着處罰，於是在那裏艱難痛苦的過着他們的日子？

阿喬不明瞭這一切。他坐在法廷裏面，期待着這毫無結果的判決，判決後，他和他的夥伴就將被釋放，然後再回到農場去作完他們條約中規定的年限。這判決不久就會宣佈了。一切手續行將告竣。這些，他看得清清楚楚。再用不着證明什麼了，也再用不着無意義的嚼舌了。法國魔鬼也都已疲倦，而顯然期的在等待着判決了。在他期待着的當中，他在他生活中往過去追憶到當他簽訂條約坐船來塔希提的時候。在他濱海的村子裏，日子是艱苦的過着的。當他訂約去南海以五角錢一天作五年工的時候，地就以爲他自己運氣好。在他村子裏，有些人整年的苦工，所得不過十元；有些女子整年的織網，僅得五元；還有些在店中作女僕的，一年的服務，所得不過四元而已。而他却可以得五角錢一天；一天，僅僅一天，他就可以得那麼多的錢！如果工作很苦，又怎麼樣呢？五年完後他可以回來——這寫明在條約裏的——他就不必再去作工了。他就會終身是一個富人，自己有房子

，有夫人，有兒女，他們長大了可以孝敬他。不錯，在房子的後面，他要建築一座小小的花園，爲靜坐沈思的地方，有小小的池子，裏面養着金魚，在幾株樹間掛着風鈴，叮噹叮噹的響，並且周圍要築起高牆，以免靜坐沈思受了擾亂。

好了，五年期限，他已經作完三年。工資積蓄的結果，他——在他的鄉村裏——已經是一個富人，從塔希提棉花農場裏的生活到那在等着他去享受的靜坐沈思的生活，僅隔着兩年的光陰了。但是，現在他受了損失，因爲毆殺鍾嘉的時候，他不幸碰巧也當場。他在牢裏關了三個星期，在這三個星期的每一天裏他都損失了五角錢。但是現在判決不久就會宣佈，他就可以再去工作了。

阿喬是二十二歲。他是興致常好，脾氣溫和的人，容易發笑。他的身體是通常亞洲民族那樣的苗條，他的臉是圓的。這圓得如同月光一樣，上面明晃晃的顯露着溫和滿足的表情，和他本國人所不常有的一種親切慈愛的精神。他的相貌不會使人相信他是壞人。他從來不曾惹過麻煩，從來不會和人鬧過口角。他不賭博。他的心腸還沒有壞到賭博者所有的心腸那麼壞的程度。他只要微細的事情和簡單的娛樂就能心滿意足。在棉花場裏碰命的苦工之後，那一日的涼爽時候裏的靜默和安謐，在他便是無限的滿足。他能够好幾個鐘頭的坐着，注視着一朵孑然開着的花，沈思着生命的謎和神祕。如新月形狀的小小的河岸上落着的一隻蒼鷺，浮游迅速的魚潑上來的銀白色的水珠，或者經過澤湖的金球一般燦爛薔薇一般美麗的落日，都能使他心貽神往，以至於忘却一長串厭倦的日子，和席默爾的沈重的睫毛。

席默爾，卡爾席默爾，是一匹野獸，兇悍的野獸。但是他也是以勞動獲得報酬的。他從五百個

奴隸的身上取得最後一點一滴的力量；因為在他們的期限未完之前，他們還是奴隸。蕭默爾從那五百個汗水淋漓的軀體中磁命的榨取力量，要把這力量變化成一包一包的細茸茸的棉花，準備着輸運出去。他的霸道的，強硬的，本性的兇悍，就是能够使他作成這變化的器具。而且，他還有一條三吋寬一碼長的皮鞭幫助他，他常時騎着馬帶着那條皮鞭，有時落在一個曲着身子的苦力的赤背上，就好像放手鎗一般的發響。當蕭默爾在犁過的田野中騎着馬走下去的時候，這種響聲是常常發生的。

從前，在條約勞動第一年開始的時候，他一拳就打死了一個苦力。他不是把那人的頭如同一個蛋殼一樣恰好打得個粉碎，不過那一拳却足够使裏面的東西廢爛，於是那人病過一週後就死了。但是，中國人却並沒有到那些統治塔希提的法國魔鬼那裏去申訴。這是爲着他們自己的原故。他們的問題是蕭默爾。他們必須避免他的忿怒，如同他們避免百足蟲的惡毒一樣，這蟲埋伏在草下，下雨的晚上，或者爬進他們睡眠的區域去。支那哥——那懶惰的櫻色皮膚的島民如此的稱呼他們——必得小心着，他們不可使蕭默爾太不高興了。要使他不至於不高興，那就只有給他拚命的有效率的工作。所以蕭默爾的那一拳，在公司方面說，值得好幾千塊錢，而蕭默爾却並未遇到一點麻煩。

法國人原無經營殖民地的本能，他們發展這島的經濟，好像孩子遊戲一般的失敗了，就滿心希望英國公司成功。蕭默爾以及他可怖的拳頭，有什麼關係呢？死去的那個支那哥又怎樣？唔，他不過是一個支那哥罷了。而且，一如醫生的驗單所證明，他是中暑而死的。固然，塔希提的全部歷史上從來不曾有過一個人中暑而死。可是，就是中暑，毫無疑義的是中暑，使這支那哥的死亡成爲獨

一無二的奇事。醫生在他報告裏面說得儘多。他是極其誠實的。紅利必須付出，不然，在塔希提經營失敗的長久的歷史上，又將增加一次失敗的事了。

對於這些白色魔鬼，毫無瞭解。阿喬坐在法廷裏面期待着判決的時候，他想到他們的不可揣測。在他們心的後面，到底進行着一些什麼，誰也不能說出。他看見過幾個白色魔鬼。他們全都一樣——船上的執事和水手，法國的官員，農場裏的幾個白種人，連蕭默爾也包括在內。他們的心全是神秘的活動着，無法可理解。他們沒有顯著的原因就發脾氣，而他們的脾氣常常是危險的。在這樣的時候，他們就好像是野獸。他們作點小小的事情也要厭煩，有時却又甚至於比一個支那哥還要更耐勞苦。他們不如支那哥一樣的能有節制；他們是饕餮之徒，吃得多，喝得更多。支那哥從來不會知道，一種動作在什麼時候使他們喜歡，或激起忿怒的狂風暴雨。支那哥永不能夠明白。這一次取悅他們的事，下一次也許惹起忿怒的暴發。白色魔鬼的眼後，有一張幕布，把他們心的背面，從支那哥的直視遮住。於是，冠於一切者是白色魔鬼的那可怕的效率，那種作事的，驅迫事物進行的，獲得效果的，使爬行着匍匐着的東西遷就他們意志的才能，以及萬物本身的能力。不錯，白種人是奇異可驚的，他們是魔鬼。瞧瞧蕭默爾。

阿喬奇怪，爲什麼判決這麼久還沒有決定。受審的人，沒有一個用手觸過鍾嘉，阿三一個人殺死他的。這事是阿三幹的，他一手抓住他的髮辮把鍾嘉的頭往後攀着，另一隻手從後面舉過來，把刀殺進他的身子裏去。他殺進兩刀。在法廷那裏，阿喬台上眼，看見那場毆殺又重演一遍——口角，罵來罵去的卑劣的言語，投在可敬的祖先身上的污穢和侮辱，對於未來子孫的詛咒，阿三的跳

躍，鍾嘉髮辮的被抓住，殺進他肉裏兩次的刀，門的衝開，蕭默爾的衝入，門的彈動，阿三的逃走，將其餘的人驅到一角裏去的蕭默爾的飛揚着的皮鞭，以及當作給蕭默爾招來援助的表示而放的鎗等等。阿喬回憶起來就發抖。皮鞭一下打破他的臉頰，撕下幾塊皮膚。前回蕭默爾站在證人的席上，爲要指出誰是阿喬，他就指着那打破的傷痕。直到現在，痕跡纔不再現了。那是如此的一擊，只要再往中間半寸，就會把他的眼珠打出來。於是，他回到他本地後會有的，以供靜坐沈思的花園的幻象，又使他把全部發生的事都忘掉了。

法官宣讀判決的時候，他臉上毫無表情的坐着。他的四個同被捕者的臉上也同樣沒有表情。而且，繙譯員說明他們五人對於毆殺鍾嘉案件被判爲有罪，阿周應處以死刑，阿喬罰往新喀利多尼亞的監獄裏去服務二十年，黃立十二年，阿童十年，那時候他們還是沒有表情。爲着這事興奮是沒有用處的。雖然要割下來的頭就是阿周的，他自己却也還是木乃伊一般的沒有表情。法官加上幾句話；繙譯員又說明，阿周的臉被蕭默爾的皮鞭打得最兇，這就足以證明他的罪大，此事既然必須處死一人，最好阿周就作這個人。同樣，阿喬的臉也被鞭打得兇，毫無疑義的可以證明毆殺時他在場而且一定參與其事，他應處以二十年奴役。由此類推直至阿童的十年，每個判決的輕重比例的理由都說明了。法廷最後說，讓支那哥牢記這個教訓吧，他們必須曉得，就是天倒了下來，在塔希提法律還是要遵行的。

五個支那哥被送回牢裏去。他們並不驚訝，也不憂愁。這出人意外的判決，也是他們和白色魔鬼有什麼交涉時所習慣了的事。支那哥很少期望着從他們那裏得着比意外的還要更多的。對於他們

不會犯過的罪惡的嚴重處罰，並不比白色魔鬼所作的無數奇事，更為奇怪。此後幾週內，阿喬常常想起阿周，就有好奇的柔情。他的頭將被在農場裏建築起來的斷頭機割下。他將沒有衰年，沒有恬靜的花園。阿喬深思默想着生命和死亡。至於他自己，是不會騷擾不安的。二十年不過是二十年罷了。隔那麼多時間，他不能享受花園——如是而已。他還年輕，他骨子裏有亞細亞的堅忍。他可以期待二十年，到那時他血的熱度將減低，他將更適合花園裏的恬靜的愉快。他想給這花園取個名字，他將叫它作『朝靜園』。想起這些事，他整天都快樂，而且他與會一至還作了一句關於堅忍這美德的格言，尤其是對於黃立和阿童，這格言成爲大的安慰。無論如何，阿周却不理會這格言了。他的頭不久就將從他的軀體分開，他用不着堅忍來期待這回事。他抽煙抽得好，吃得好，睡得也好，並不因時間過得遲緩而感厭煩。

克魯索是一個憲兵。他從奈幾立亞到塞內加爾，又到南海，在諸殖民地服務過二十年，而這二十年並沒有使他陰暗的心，顯然的光明起來。他還是和他從前在法國南部作農夫時一樣的遲鈍和愚蠢。他只知道紀律和威權的畏懼，從上帝直到憲兵隊的軍曹，在他看起來，只有他給與的奴隸性的服從有程度上的不同。沒有別的差別，實際上，如果不是禮拜日那些代表上帝說話的人們在說教的時候，軍曹自己心中自誇自大，以爲比上帝還要更了不得。上帝常是相距很遠，而軍曹却常近在身邊。

克魯索從法官長領了公文往獄吏那裏去，令獄吏將阿周這人交出給克魯索。現在，却發生了這麼一件事：先一晚，法官長大設筵席，宴請法國軍艦的艦長和官員。他寫出那公文的時候，他的手

至發抖，並且他的眼痛得厲害，使他不能把那公文再讀一過。他簽了字就將喪失的，不過是一個支那哥的生命，算不得什麼。因此，他沒有注意到他掉了阿周（Ah chos）這名字的最後一個字母。公文上寫的是「阿喬」（Ah cho），克魯索呈出這公文，獄吏就把阿喬這人交出給他。克魯索把這人坐在車子座位上他的旁邊，兩匹騾子的後面，於是驅着車子走了。

阿喬出來到了日光中，覺得高興。他坐在憲兵的旁邊，滿面發着光彩。他注意到騾子的頭向南對着阿梯莫羅，他就比任何時候都要高興。席默爾一定是打發人來接他回去了。席默爾須要他工作吧。很好，他將努力的工作。席默爾將不至於再找着訴訟的理由。這天很熱。交易也停頓了。騾子發汗，克魯索發汗，阿喬也發汗。但是，受着熱而毫不以為苦的是阿喬。他在農場裏那種日光之下，勞苦過三年。他滿臉發着光彩，發着這光彩表現着如此溫和善良的天性，甚至於克魯索陰暗的心也被激動而感驚奇。

「你很有點滑稽呢，」他終於說了。

阿喬點頭，而更是滿臉的喜色。克魯索與法官不同而是和他說卡拿坎語，阿喬和所有的支那哥與所有的外國魔鬼一樣能够懂得這種語言。

「你笑的太多了，」克魯索叱道。「像在這樣的一天裏，一個人的心中應該充滿了眼淚呢。」

「出了監獄，我很高興。」

「就那麼完事嗎？」憲兵聳了一聳肩。

「難道還不够嗎？」這就是回答。

「那麼，你並不高興把你的頭割下來？」

阿喬突然莫明其妙的瞪着他，說——

「喂，我正要回到阿梯莫羅去給席默爾在農場裏作工呀。難道你不是帶我到阿梯莫羅去嗎？」

克魯索沈思的捋了捋他的長鬚。「唔，唔，」他最後說，用鞭子輕擊離他較遠的一匹騾子，「然則你不知道？」

「知道什麼？」阿喬這纔模糊的覺到驚慌。「席默爾不要我再給他作工了嗎？」

「今天以後，不要你作工了。」克魯索捧腹大笑。這倒是很開心的事。「你明白，今天以後，你不能够作工了。一個人，沒有了頭，就不能作工，不是嗎？」他輕觸這支那哥的肋骨，而呵呵大笑。

騾子趕了一哩熱的路程，阿喬只是默默不響。於是，他說：「席默爾要割我的頭嗎？」克魯索啞笑着點頭。

「這弄錯了，」阿喬嚴重的說。「我不是那個要把他的頭割下來的支那哥。我是阿喬。那可尊敬的法官已經判決我到新喀利多尼亞去住二十年。」

憲兵大笑。這真是很開心的事，這滑稽的支那哥想要騙脫斷頭機呢。騾子奔過一片椰子林，在閃灼着光輝的海的旁邊走了半哩的光景，阿喬又說起話來。

「我告訴你，我不是阿周。那可尊敬的法官並沒有說，我的頭要割下來。」

「不要害怕，」克魯索說，存着慈悲的心念，想要使他的犯罪者比較的不靜些。「那麼死法，並不困難。」他捻指作響。「那很快——好像這樣。那不像絞刑，吊在繩子的一端，腳亂踢着，作

出鬼臉，要費五分鐘工夫。那好像用斧頭殺一隻雞。你把牠的頭砍斷，如是而已。殺人也是一樣。嘖嘖！——這就完了。那並不傷人的。你不會想着那能够傷人。你不會想着的。你的頭去了你就不能想了。那是最好不過的。那就是我喜歡死的一種方法——快，呵，快。那麼死法，你真幸福呢。你也許害麻瘋病，一塊一塊的肉，慢慢的爛下來。一時爛去一個指頭，一時又爛去一個拇指，腳指也同樣爛去。我知道有一個人，他攔在熱水裏面燙死的。費了他兩天工夫纔死去。你離開一啟羅米突遠，還能聽見他呼號。但是，你呢？呀！如此容易！啟克！——刀子像這樣割着你的頸子。那就完了。刀子割下去也許還癢細細的怪好過。誰能說呢？那樣死去的人，沒有一個再回頭來說過。」

他把這最後的話當作尖刻的談話，使他自己抽搐的笑了半分來鐘。他這種歡樂，一部分是假的，但是他以為振作這支那哥的精神，是他的人道的責任。

「但是，我告訴你，我是阿喬，」另一個堅持着說。「我不願把我的頭割下來。」

克魯索蹙起了額頭。這支那哥玩這愚笨的把戲玩得太過分了。

「我不是阿周——」阿喬開口說。

「那也可以的，」憲兵插說道。他鼓起他的兩腮，盡量的現出兇悍的樣子。

「我告訴你，我不是——」阿喬又開口說。

「關住你的口！」克魯索怒吼着。

此後，他們坐在車裏默默無語。從帕佩衣梯到阿梯莫羅是二十哩路程，走過一多半的光景，這支那哥又冒着危險，說起話來。

「那可尊敬的法官在審問我們罪狀的時候，我看見你也在法庭裏面，」他開口說。「好極了。你記不記得阿周，他的頭要被割下來的——你記不記得他——阿周——是一個高高的人？瞧瞧我。」

他突然立起來，克魯索看出他是一個矮矮的人。克魯索也同樣突然的在記憶中瞥見阿周的相片，在那張相片裏，阿周是高高的。在這憲兵看起來，支那哥都相似。這個相貌和那個相貌一樣。但是在高與矮之間，他却能够分辨；他知道他帶錯了一個人坐在他的旁邊了，他突然勒住騾子，於是橫桿衝向牠們的頭前去，舉起了牠們的鞭子。

「你瞧，這弄錯了，」阿喬說，愉快的微笑着。

但是克魯索正在致慮。他已經悔不該停住車子。他不知道法官長的錯誤，他無法補救；但是他所知道的只是，這支那哥被交給了他，要他帶到阿梯莫羅去，以及帶他到阿梯莫羅去是他的職分。就算他不是那個人，他們把他的頭割下來，又怎樣呢？追根究底，這也不過是一個支那哥。無論如何，一個支那哥算得什麼呢？而且，這也許沒有弄錯。他不知道他上官們的心裏作何種打算。他們知道他們自己的事情最清楚。誰去替他們致慮呢？許久以前，有一次，他想要替他們致慮，軍曹說：「克魯索，你是一個蠢才嗎？你把這話明瞭得愈早，你愈能順利的過下去。你無須乎致慮；你只要服從，讓你的上官去致慮。」他回憶起來，猶覺刺痛。而且，如果他回到帕佩衣梯去，他將延誤在阿梯莫羅舉行的正法，又如果他回轉去是錯了，正在等候着犯人的軍曹將譴責他。加之，他到了帕佩衣梯也將一樣受譴責。

他用鞭輕輕蹣騾子，驅車而去。他看他的錶。他將遲到半點鐘，軍曹一定要發脾氣的。他驅迫騾

子走快些。阿喬越是堅持着說明這錯誤，克魯索越是強硬。他知道他錯帶了人，也並不能使他脾氣溫和一點。他知道這不是由於他的錯誤，因而他相信他正幹着的錯誤，也是對的。而且，與其得罪軍曹，他情肯把一打支那哥送進他們的死裏去。

至於阿喬，在憲兵以鞭梢擊他的頭而厲聲令其住口之後，他另無辦法，就只得住口。長遠的路程默默的進行着。阿喬默思外國魔鬼離奇古怪的行爲。沒有法子可以解釋這些行爲。他們對他而作的事，是他們所作一切事中的一件罷了。他們始則加罪五個無辜的人，次則要砍一個人的頭，而這個人就是他們亦不過昏庸愚昧的判決了二十年徒刑。他無法可辦。他只好呆呆坐着，而接受這些生命的威權者賜與他的任何東西。有一次，他突然驚慌，他身上的汗都變冷了；但是他掙扎着要逃避這種驚慌。他背誦幾段『陰騭文』，盡力的要把自己托之於命運；但是，他辦不到，他只是不斷的看見他靜坐沈思的夢中花園。這情形使他感覺擾亂，直到他沈溺夢中，坐在花園裏，聽着幾株樹間風鈴叮噠作響，這纔不覺擾亂。瞧！在夢裏，如此坐着，他能够背誦幾段『陰騭文』了。

如此的，一直到了阿梯莫羅，騾子奔上斷頭台的下面，時間都過得舒舒服服。斷頭台的蔭下，立着躁急的軍曹。阿喬被急忙拖上斷頭台的梯子。他看見在他下面的一邊聚集着農場全體苦力。蕭默爾決定，因為這事是以實物證明的良好教訓，他所以召集田野的苦力，迫令他們到場。他們瞥見了阿喬，就在他們間喋喋低語。他們看出這錯誤了；但是只留在他們心裏。不可理解的白色魔鬼，無疑是變了他們的心了。他們殘害這個無辜者的生命，以代替另一個無辜者的生命。阿周威是阿喬——隨便那一個，有什麼關係呢？他們不懂得這些白色狗子，一如這些白色狗子不懂得他們。阿喬

的頭將被割下來，但是他們在餘下的兩年奴役作完後，將要回到中國去。

斷頭機是席默爾自己作的。他是手上聰明的人，雖然他不曾見過斷頭機，法國官吏已經把原則解釋了給他聽。他們命令正法不在帕佩衣梯，而在阿梯莫羅舉行，就是根據他的提議。席默爾辯論說，犯罪場所，是處罰最適宜的地方，而且還有一層，這事將給農場裏五百支那哥以有益的影響。席默爾還自薦為劊子手，他現在就以這種資格在斷頭台上，試驗他自己製的器具。一條香蕉樹，同人的頸子一般大小的，擱在斷頭機下面。阿喬用迷亂的眼注視着。這德國人旋動一個小小的彎軸，將刀身舉到他所裝束的小起重機的頂端。把一條繩子急急的一鬆，刀身就放下了，下來時金光一閃，就把香蕉樹整整齊齊的割成兩段。

「那東西行不行？」軍曹走到斷頭台上面，問了這句話。

「好極了，」是席默爾高興的回答。「讓我作給你看看。」

他再旋動彎軸，舉起刀身，急急的放了繩子，使刀身嘎然落在一條橡樹上面。但是這一次，刀子不過切進三分之二。

軍曹蹙起了額頭。「那不行，」他說。

席默爾拭擦他額上的汗。「這東西所需要的，是更多的重量，」他申明說。他走到斷頭台的邊上，高聲命令鐵匠送一塊二十五磅重的鐵來。當他躬着腰把鐵塊擱在刀的寬背上的時候，阿喬望着軍曹，看出了他的機會。

「那可尊敬的法官說，阿周的頭要割下來，」他開口說。

軍曹不耐煩的點頭。他正想着他那天下午還要騎行十五哩路程，到這島的向風的一邊去，還想着柏爾得，她是珠寶商人拉斐爾的，雜種的，美麗的女兒，她正在這島的盡頭處等候着他。

「唔，我不是阿周。我是阿喬。那可尊敬的獄吏弄錯了。阿周是高高的人，我却是矮矮的。」軍曹急忙瞞他，看出錯誤了。「席默爾！」他威嚴的呼喚。「到這裏來。」

那德國人發出含糊低粗的聲音，却仍然躬着身子幹他的事，一直把那塊鐵網得他心滿意足纔止。「你的支那哥準備好了嗎？」他請求的說。

「瞧瞧他，」這就是回答。「他是那個支那哥嗎？」

席默爾吃了一驚。他簡單的咒罵了一會兒，懊悔的注視着那件東西，他用他自己的手作的，他急於要瞧瞧他適用不適用的那件東西。「喂，」他終於說，「我們不能拖延這件事。我已經損失五百支那哥三點鐘的工作。我不能為那個真的人又受損失。我們還是照樣幹下去吧。這不過是一個支那哥。」

軍曹想起他還要騎行長遠的路程，想起珠寶商的女兒，於是自己心中計議着。

「如果發覺了這事，——他們會把罪過擱在克魯索身上，」那德國人堅持的說。「但是很少發覺的機會。無論如何，阿周不得洩漏出來。」

「無論如何，罪過不在克魯索的身上，」軍曹說。「這一定是獄吏的錯誤。」

「那麼我們把這事辦下去吧。他們不能歸咎我們。誰能分辨這個支那哥和那個支那哥不同呢？我們可以說，我們不過把交給我們的支那哥照命令執行罷了。而且，把那些苦力再離開一次工作，

我確實辦不到。」

他們用法文說話，阿喬不懂得一個字，然而他知道他們在決定他的命運。他也知道，決定在軍營，他的生命是懸掛在那官長的嘴上。

「很對，」軍曹說道。「把這事作下去吧。他不過是一個支那哥。」

「我要再試試看，只是看看是不是真的靠得住。」蕭默爾把香蕉樹幹向前移到刀下，這刀他已經掛在起重機的頂上了。

阿喬試要背誦「陰陽文」裏面的格言。他記起「和平處世」一句；但是這句不適用。他不再生活着。他將死了。不，那用不着。「恕人之惡」——不錯，但是無惡可恕。蕭默爾和其餘的人作這件事，不是心懷惡意。這在他們不過是一件必需幹的工作罷了，正如剷除草莽，掘溝導水，栽種棉花，也是必需幹的工作一樣。蕭默爾鬆下繩子，阿喬就忘記了「陰陽文」。刀子拍的一聲急墜而下，把樹整齊的切下了一塊。

「好極了！」軍曹停住點紙烟的動作而歡呼着。

「我的朋友，好極了。」

蕭默爾得了稱贊高興起來。

「阿喬，來吧，」他用塔希提語說。

「但是我不是阿周——」阿喬開口說。

「住口！」這便是回答。「如果你再要開口，我就打破你的頭。」監工用緊握的拳頭恐嚇他，他

就一聲不響。反抗有什麼好處呢？那些外國魔鬼常是獨斷獨行的。他任他們把自己細在和他身子一般大小的直板上。蕭默爾將帶鉤拉緊——拉得如此的緊，以至皮帶壓進了他的肉裏面去，而覺得疼痛。但是他沒有訴苦。疼痛不會延長許久的。他感覺木板在空中向地平線斜倒下來，他闔上雙眼。在那頃刻間，他最後一次瞥見他的靜坐沈思的花園。他似乎是坐在花園裏。清風吹拂着，幾株樹間的鈴兒輕微的叮噠着。同時鳥兒叫出懶懶欲眠的聲音，還從高垣上面送過鄉村生活的淡靜的音響。隨後他感覺得木板已經停住不動，從筋肉的壓力與緊張他知道他正躺在他的背上。他張開他的雙眼。他瞧見正在他上面懸掛着的刀在日光中灼灼發亮。他瞧見加上去的重物，還注意到蕭默爾手裏的一個繩結放了。於是他聽到軍曹的聲音發出高峻的命令。喬急忙闔上他的雙眼。他不願意看着刀子落下。但是他感覺得——於最短的瞬息間。在那頃刻中，他記起克魯索，和克魯索所說過的話。但是克魯索錯了。刀子並不癢細細的好過。在他停止知覺之前，他明白了這一點。

窮人底夢

德國 Franz Karl Ginzkey 著
劉 紹 譯

近來他作個可愛的夢：
幸運之神不再恨他。
在林木下，他找到了
一沉重的，黃色金條。

在夜深——在靜默的地方。
樹葉一點兒不動。
他荷着金條走向城鎮。
不作一聲。

當他走到自己門前。

他高聲狂喊：

「醒醒罷，我底真誠愛人，容我進屋去，
從此你永作我底新婦。」

現在

我和一個婦人凭倚在敞開的窗上。

彼此將臂兒相挽在休憩。

我們向花園下望。

一同在啞默地注視那紅色石竹。

海涅詩一首

夢神將我帶到一座廣大的行宮，

香氣迷漫，燭火輝煌，

混雜的羣衆自紆曲的

廳內如潮般出湧。

當她很快樂地

投在他底懷中，

他醒了，什麼都沒有，

除了淒清，灰暗的白日。

Alfred Mombert著
劉紹蒼譯

我們知道現在是如此的相愛。

也知道：在這個瞬間之後

將永不能再相戀。

劉紹蒼譯

慘白的人們焦急，悲歎，

在尋覓出去的門路。

青年女郎和騎士自內衝出。

我個人在擾攘中踉蹌前行。

忽然祇剩我個人，且看，
且心驚，因為瞬息間羣衆失踵，
我個人在彷徨，赶快前進
經過顛動的房間。

我底足僵如鉛，心中充滿悲傷和苦痛，
因我失望於找尋出路。

我終於發見最後的門；

行將走出——呵，天呀，是誰立在門前？

行行集跋

本書題名行行，固然是採取古詩「行行重行行」的熟語，但我拿牠代表英語中的 Process，或者也有相當的合適吧？Process 在中國的譯述界多譯成過程，即是我自己平日在創作與譯述上，也會這樣用；不過拿牠用在文字中間尚可，若用作書名，似乎沒有「行行」二字靈活，且不足表示英文原字之進行不息之意義。思之再三，故用今名。

我所以挑選此名者，乃因其與我的生活觀有密切的關係。人生到底爲什麼？恐怕是有幾個哲學家，就有幾個解答。我抓不住頭腦，於是把我的人生觀全盤放在「進行不息」上，換言之就是放在過程上。所謂「進行不息」者，在我意解的是在工作時努力工作，遊戲時努力遊戲——遊戲也要努

那是我底愛人立在門前，
唇兒苦痛，面色惆悵，
我將退回，她搖手相招；
我不知她在警告或發怒。
但從眼內透出甜蜜的熱情，
使我心神震驚。
她嚴冷奇異地看我，
但非常可愛，我忽然驚醒。

憩之

力，似乎有點笨相，但不如此不足以表示自己活着。我曾在某篇文上寫過：「打獵者不一定在於食肉，釣魚者不一定在於食魚」，這似乎是自己看得太超然了，大有漢時大賢正誼明道，不計功利之概。「賜也何敢望回」，於是在「漁趣」上修正為：「漁獵歸來，把一日之所獲，獻給自己的愛人，烹之，食之，在別人以為是食肉，我却以為這是咀嚼漁和獵的過程呢！」這樣一來，又把自己的人生觀拖帶些泥水。

實在說，誰也不能乾乾脆脆的不計功利。就以我自己說罷，起初頗有奔走於為藝術而藝術的學派的門下之概，也想着：「笑罵由人笑罵，好文章我自為之。」但試驗一下，結果總是想教人善意的笑，不想教人惡意的罵。所以聽到楊丙辰先生說我的文章渾厚悲壯，武者兄說我的文章笨而有趣，玉諾兄的信上說：「什麼事一到懣之手下，便成風流蘊藉，」的時候，我簡直高興的了不得。在與他們對面時，雖然極力抑止自己的感情，却不防住笑出來；笑出之後，又假藉別事來掩飾。有一次某友否定我的譯文，誇贊我的「恐怖中的弔慰」，雖在悻悻之下，而承受其獎語。一個同事看見我的「酒城歌女」，給個「酸氣」的批評，我數日為之不擇。

人類這個玩意，無論如何，是要維持自存與自尊的。如果別人誇獎他的美貌，他便一天多看幾次鏡子，或一月多照幾次像片。如果別人說他醜陋，他總要尋着自己的美點之所在，如真正，眉濃，眼活，之類，以自慰。吾見醜貌者多矣，未曾見有因貌醜而自殺者！「斯人不死，如蒼生何！」而被咒者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國家之亂，由於此；國家之治，亦由於此。創作之成功與失敗，亦由於此。

然而自存在於人存，自尊在於人尊。我曾這樣說過激奮的話：『我願作的事，是於己有益，於人類無損，於社會無關係。』這種瞎想，愈走愈覺沒希望。聽說教員某在學生罷他的課時，一人還在課室口講指畫。果真有之，恐怕是只能支持於一時，決不能繼續於永久罷？作文章之動機，或在於我，其發表不能說不是求別人的贊美與同情。

我所有的讀者，除幾個師友之外，還有一個內人。她每次讀着我的文章，不是落淚，就是發笑。這原因並不是『城北徐公不如我遠甚。』也不是我的才華竟為妻子所容，這因為她明白我的生活，『恐怖中的弔慰』，『孩子的消息』，『漁趣』中含的又有她的生活的成分。不幸的很，我講文論時極力吹噓想像，而在我的文章中所表現的純是生活。

說起生活來，我是很願意牠起變化，我也很容易變化我的生活。照另一派的學者解釋，是牠受着客觀的條件的支配，不得不變化。只有生活，沒有思想，我似乎是個簡單頭腦的動物。每到一段生活，就有一段興趣，又像柴霍甫所描寫的『可愛的人』。這我都不在意。我所在意的，是一小段，一小段生活，都要熱熱烈烈的過牠。

文說：『你那人哪！幹起一件事，什麼都不顧了，我可知道你的脾氣。把衣服弄污，弄爛，猶可說；難道說頭也不要了！大熱的天，休息休息罷，隄防着病了！』她的忠告，對於我只是耳旁風；甚而比不忠告時還利害。——『漁趣』。

★

★

★

★

★

對不起世人的很，在這幾篇文章裏，說不定刺譏着那個。即是對於我極崇拜的人，我的親族，

我也有微辭，至那瞧不起的人更不用說。實在說，我對我自己也有不客氣的地方。

人類這玩藝，無論你怎樣自云潔白，實在是滿充斥着污穢。這種污穢，就夾雜在你潔白的表示上。「秀玉真穩靜，你的眼頭真不錯。我這些時真被她佔據了。設若我沒有妻，我一定娶她。」我瞟他一眼，彷彿他這話是褻瀆神明。其實我自己的心窩中的意識被翻譯出來，與他的話差不多，也許差一點，除了我願說，又加上一點不願意教別人說的成分。——「酒城歌女」。

我跑上前扶她；我觸着她的肌膚了，驚跳之中夾雜着異性的肉感。老實供狀吧，這時我對我的傅妹，真起了一點邪念。——「紀念傅姊」。

我記得在數年前與一位先生和幾位朋友，泛舟於家鄉之洛河。左邊是夕陽晚照，山嶺葱翠，右邊是殘岸積沙。我向着右邊咒詛，這個先生指着左邊說：「你往這邊看呀！」從此時起，我才知道我是個只會看着缺陷的人。新近有一位朋友，交往不久，居然能告我說：「你處處往人的壞處看，所以你多自苦。」這足見我的習慣還未盡改。

我不善於刻劃，所以在每篇文章裏只露着赤裸的實感與想像。例如「漁趣」篇中的

「我的心在胸中跳着，魚的身在地上跳着。」

「雨越下越大，彷彿天池的水與地池的水，藉着雨管交流。」

頗足作我運辭的笨重的代表。

這幾篇文章，沒有嚴密的結構，都是照着自然的順序寫下來的。沒有另外的主人公，主人公就是我自己。「酒城歌女」，「革命卜者」，雖是極客觀的題目，其實內容還是主觀的自白，是我對於生

之解釋。因此之故，我寧願名之以抒情散文而不願名之以小說。

每篇文章，沒有注明脫稿的年月日；因為我所寫的東西，除「孩子的消息」外，盡是許久以前的腹稿。「革命卜者」更落伍了，在要寫與寫出之時隔，至少要有四年。且我也不歡喜寫出年月日，理由是：

「由此可知夢的現象，全是過去的經驗與想像的糅合。夢好比一篇詩，能把生平的經驗，想像和感情聚攏在一塊。明白這個道理，方足以語夢，方足以言詩。」——「夢之賞味」。

各篇中的數目字的使用，隨便的很；若確實核算，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某戀愛者逢人問到他的年歲時，他便皺着眉頭，很不樂意的說道「父母沒有告我說，大概是二十多歲了。」論者俱云他已有三十多歲了。然而他的父母既沒有告他說，別人不過議論罷了。我就是這幾篇文章的父母，先告大家說，這其中的數目字是沒有準兒。設若要有有人追問，我覺得如西洋人被問及年齡一樣，覺得不敬。

最後謝謝廣虞，因為他常鼓勵我作文章，雖然有時他的鼓勵等于零，更有他愈鼓勵，我愈不寫的時候。然而他的熱誠，終是令我感謝的。

印行這幾篇文章，沒有別的目的，只是表明我還活着，「行行」着。要說的話，以此為止。

隨感

一小劇院與「偽君子」

同

感謝一班「藝術家——至少是對於藝術有興趣的人們」，「忘却了疲乏與窮困」的努力，於是中國也有頂漂亮的小劇院運動了。在這裏面，有第一等的大教授，有自命爲 Dramatic Poet 的戲劇專家，不用說，這運動將大放光彩。據宣言，他們的理想是「注重各種戲劇的研究與實驗」，是「藝術的實現」，所以他們計劃連希臘的戲劇將來也要研究與實驗，——真不愧爲藝術家！

他們「并想把這種研究的方法實驗的結果貢獻社會」，於是就有了「偽君子」的排演。看過之後，很有些地方不懂，且讓我舉出兩三點顯著的：

第一，我不知道爲什麼要擇取莫利哀的劇本。其思想適合國情嗎？莫利哀攻擊宗教——其實不過攻擊虛偽的教會——因爲在歐洲中世紀宗教壓迫一切，教會腐敗達於極點，迄文藝復興時代，起了反動，在那時攻擊宗教，實在是痛快人心的事。所以，莫利哀在文學史上有他的價值，是無疑的。然而這適合中國目前的情形嗎？不錯，「藝術家」的目的只在「藝術的實現」，管不着中國的情形與需要，他們計劃將來還要演希臘的悲劇呢！但是，第五幕由頌揚路易十四改爲恭維公安局，又是爲什麼呢？

第二，是關於「解剖」的問題。戲劇專家以爲外國的「割掉兩個耳朵」在中國還未足以表示忿怒，於是改爲「一片一片的給解剖了」，這實在令人莫解！改譯者自己說：「所有的對話都是極力採用純粹的國語」，以「解剖」表示忿怒，這是什麼國語？「解剖」顯然是科學上的術語，「一片一片的給解剖了」，這只證明改譯者是戲劇專家而兼科學家，何嘗表示忿怒呢？如果我說，把戲劇專家拿來解剖解剖，於是他大發脾氣說我辱罵他，並且比「割掉兩個耳朵」還要罵的惡狠——這簡

直是笑話！

第三，第五幕由頌揚法國的路易十四改為恭維中國的政府和公安局，改譯者真是妙想天開，未免太高明！他何不改為贊美「藝術家」，說他們發起小劇院運動，於是剷除了「偽君子」，救出了善良家庭，不更妙嗎？姑且莫管如此等類的改法，是否妥當，但總之把中國的公安局搬出來，使悲劇變為喜劇，真令觀者惡心！

此外，可說的多。有一點必得提及的是：看「偽君子」，見着舞台上那樣的服裝（尤其是 *Orion* 的夫人的化裝）聽着那些理論淺薄和演講式的對話，令人十分強烈的連想到多少年前的「文明戲」。

二生活與美和香

畫灼

一日，微雨，我沿着隴中小道走着。迷朦的天宇下，靜默着彌望青青的田野。微風吹拂着，細枝柔草，披着雨絲，輕緩颯颯。

經過籬籬，拐灣，忽見遠處田中，有一團什麼使我注意。那是我常得經過的地方，我記得那里並不曾有過一堆敗草，或是煤渣。然而那却很像一堆敗草或煤渣。我漸漸臨近，發覺那東西還在蠕動，同時一股臭味，吹到我的鼻孔。——那是一個農夫吧，我想。

不錯，是一個農夫。我臨近了，仔細端詳。破爛的蓑衣裏，捲着粗健的身軀；陳舊的藍色罩頭布下，露出圓圓的臉。——這是一個農婦。

她僵僵着，左手與左腰間，挾着一種竹器，裏面盛着糞灰，右手一握一握的把糞灰撒在菜田裏。她默默的躬着身子，慢慢的往後退，右手敏捷的活動着。她身上灑了不少的灰——裏面摻和着糞

的灰，臉上也一樣。

我注視，而又注視。視覺迷亂了吧；偶然在她的身旁，我瞋出另樣一件東西。——那是高跟鞋，鞋上面是肉色的絲襪，襪上面是綢料的旗袍，領上面插着白皙的臉，臉上面罩着濕好的頭髮。她身上一切，灼灼發光，芬芳噴出，霧一般騰在她的周圍。

我路定一定神，在我眼前，依然是破爛的蓑衣，區區的身子，滿灰的臉；在我的鼻裏，依然是
一般難當的臭味。

寫於上海江灣。

更正啟事

本刊第二卷第十一期上，譯有克蘭特罕遜(Knut Hamsun)小說「戒指」一篇，附有作者小傳數語，謂作者生於一八六〇年，死於一九二〇年。此係根據於一九二三年在紐約出版的「新國際百科全書」(第十卷第六四五頁)。嗣後，偶查倫敦出版的「一九三〇年人名字典」，謂該作者生於一八五九年，未載去世年月。查爾書所記作者生平，及其著作皆同。又查一九二九年十四版的「英國百科全書」，其所載與人名字典無異，可知「新國際百科全書」所記錯誤。特此申明更正(畫灼)。

明天第二卷第二合訂本

現已出版了

定價四角

明天社叢書出版預告

一·小說十講 (由某一觀點來論小說)

禹亭著

現已付印，不日出版。

二·五月之歌 (德國名家詩選譯)

劉紹蒼譯

在編輯中，不日付印。

明天第三卷第一期目錄

- 娜拉與娃茜莉沙 | 武
- 對於伊字生主義的清算並論中國婦女的必然出向 | 畫
- 屠格涅夫與杜思拖夫斯基 | E.H. Carr 著
- 死人講的故事 | J.H. Bradley 著
- 社會學與倫理學 | P.A. Sorokin 著
- 紀念傅妹 | Ruckert 著
- 悲哀的春 | Umland 著
- 禮拜堂
- 海涅底抒情短詩四首
- 一件破藍布大褂的故事
- 柴霍甫隨感選譯
- 隨感五則
- 關於「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宣言」
- 「路駝草」的發刊
- 急變時代
- 關於女招待
- 吳稚暉的習性

同煥煥紹紹紹慈紹思畫 | 武
蒼蒼蒼蒼我灼 | 蒼
野如如譯譯譯之譯譯譯 | 者

風格與表現

譯者 趙蔭棠 譯者 文藝批評選譯

每冊實價六角 北平各書局均有代售

晨星月刊第二期出版預告

這是在河南負有盛名的術學和文藝刊物，從前係半月刊，現在擴充內容，篇幅加多，改爲月刊。撰稿者，除原有社員外，又新加入幾位有力的份子，均對學術和文學有相當的研究。茲將五月號第二期要目，披露如左：

- 一 論格物 白授衣
- 二 韓柳文學論 李鎮東
- 三 絮絮的碎話 任維焜
- 四 S的末路 徐緒昌
- 五 米兒頓與杜甫 常工譯

此外還有許多美不勝收的作品，頂好請諸位花一角五分錢買來看看。發行由北平景山東街景山書社辦理：通訊處亦由該書局收轉晨星社。

創刊號已出版了，要目如左：

- | | |
|----------------|-----|
| 劇作選題(阿契兒作) | 陳治策 |
| 詩與樂 | 李 謙 |
| 五言詩起源問題叢說 | 張長云 |
| 評濟滋(小泉八雲作) | 張 源 |
| 論招牌與偶像 | 張 源 |
| 阿儂兄妹共爲七(渥德渥斯作) | 羅寶册 |
| 佛頭 | 了 且 |
| 母親的故事(安徒生作) | 張 源 |
| 劉老老的女婿 | 陳治策 |
| 關於處女的迷信 | 白壽彝 |